太極圖說論

太極圖說卷之二

太極圖說生死論八

或曰吾子言人道一天道其言雖聖人所已言愚也傾耳而聽之若聞所未聞者然然此皆二氏自矜外於吾道雖獲罪於天而無所顧惜耳其道之大要則不在乎此也其道以人之爲人了徹生死爲大古人有言曰死生亦大矣誠能了之徹之是或一道也然歟否歟余曰吾前言人倫言天德言成已成物皆聖人所已言而反覆言之亦以明吾聖人言有不言無

之言耳然所言皆有也皆人有生之事也豈以人之死而無之也而不言乎聖人之道兼幽明死生而言之也故聖人言明言生與言幽言死一也亦惟言其有不言其無而已〔解綴之〕吾爲子剖析而論之古之聖人其〔千古皆斷〕以生死亦天人大道之一端其爲了徹也大矣非二氏之所能知也大禹之言曰生寄也死歸也孔子之言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曾子之言曰啟足啟手今而後免自古大聖賢人未有知其生不知其死未有重其生而不自重其死者也惟重其生必求所以無忝

其生惟重其死必求所以無愧其死無忝其生自必
無愧其死而或不能無愧其死猶不得謂無忝其生
無愧其死自必無忝其生而或不能無忝其生猶不
得謂無愧其死故其無忝無愧非人得而知之惟巳
得而知之惟巳得而知之故天得而知之人或不得
而知之使惟欲人知其無忝無愧而巳則夫人而非（透露）
無忝無愧之人可也而不知巳所獨知之處其無忝
（人心下針血從未有之格言）
無愧與否與天共之者也吾苟自欺即以欺天吾非
欺天吾徒自欺其巳耳吾苟不能自欺其巳吾又安

能斯天乎哉蓋以天之命人以性通乎生死而命之人之事天以性亦通乎生死而事之者也聖人曰未知生○焉知死○非問死而不言死也○人處其常○率天德以盡人倫○爲忠臣○爲孝子○爲節婦○爲悌弟○爲義友○以成已者成物○其生也○無忝乎所命之性而生○其死也○自無愧乎所命之性而死○苟處其變○臣死忠○子死孝○婦死節○弟死恭○友死義○以成物者成已○其死也○無愧乎所命之性而死○其生也○自無忝乎所命之性而生○故當聖人之道○大明於天下之時○無智愚賢不肖之

人。莫不明天賦予。人歸全之理。非不自愛其生。惡愧。其死也。非不自愛其死。惡忝其生也。如龍逢比干之以忠而死。申生孝已之以孝而死。共姬貞姜之以節而死。伋壽二子之以悌而死。左儒伯桃之以義而死。所為得正而斃焉斯已者也。又若春秋戰國之人。或不食其言而死。或不負所期而死。或不畏強禦而死。或不食嗟來而死。此又成仁取義之過焉者也。甚至鉏麑要離。聶政荆軻。溧陽之女子。江上之丈人。借交報仇。忘身許友。其視一死如鴻毛。比干盡其道而死

正命者大有間矣彼其人豈眞惡生樂死其性情獨與人殊哉亦明乎人誰無死死而得所死亦何求葢以吾有生時所求盡者無非人倫天德之事亦何必遭其變而死之苟一遇其變必不能擧生平所求盡於倫常一旦以偷生而苟免苟可死而不死自是而後又何所往而不爲偷生苟免之所爲哉世之人因其以一言一事而死死必取忠孝節義之大比擬而揚抑之惟聖人知其然未嘗不喟然歎息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又曰志士不忘在溝

蓋勇士不忘喪其元蓋其死也雖所成之大小有殊而其有生之日惟以不得死所爲恨者則一也其視世之庸庸逐逐及其死也不過盡於醉飽之餘沒於妻孥之手覊留沾戀而不知死生之一致者斯爲可恥而可痛上自老氏以存神養氣爲先是貪其生也

此處承叔論

同而痛字遞之筆力尤不可及

夫貪其生自必養其生養其生以求其長生求其長生而卒死也其有黍於生也大矣即其存神養氣所求於死後者亦豈有殊於生前而其黍生也既已如此其不能無愧於死也亦大矣吾不知彼於死生之

大道以何為道而亦以道言之耶佛氏則終其身以生前死後為汲汲是怖其死也夫怖其死自必求所以善其死死而善矣而又復生猶弗善也自必求所為無生夫舍其有生百年之所當為而坐待其死之一日既有忝於生及死而但求其無生其與一瞑而萬世不覩亦復何殊猶自謂吾死而如生借日如生而一如長死其忝於生者大其愧於死者尤大矣吾不知彼於死生之道以何為道而亦以道言之耶故聖人重其生老氏亦自重其生而非聖人所為重其

生也聖人以道重其生不以生重其生老氏以生重其生不以道重其生聖人以道重其生亦能輕其生老氏以生重其生不能輕其生其不得已而卒至於死不能不輕之矣又必求其死而不亡而一若輕之者然苟不能死而不亡猶不能輕之矣其所謂死而不亡者不亡其死耶不亡其道耶究其所爲不亡其道者亦求不亡其死耳不可謂非貪生之根爲之也

剖析二氏之生死不貪而貪愈深不怖而怖彌甚非鐵書銀鈎之筆安能抉之

聖人重其死佛氏亦自重其死而非聖人所爲重其死也聖人以道重其死不以死重其死佛氏以死重

其死不以道重其死聖人以道重其死亦能輕其死佛氏以死重其死不能輕其死其斬然於死之日可謂能輕之矣止以求其死而如存者一若輕之也苟不能死而如存猶不能輕之矣其所爲死而如存者存其死耶存其道耶究其所爲存其道者亦求存其死耳不可謂非怖死之根爲之也故老氏之說中於人人人以求生爲大佛氏之說中於人人人以了死爲眞以求生爲大則凡可以得生者何弗爲也聖人所爲盡其道而死者忘之矣熊頸鳥伸以養其形龍

虎鉛汞以還其丹煉氣林巒之間遊神瀛島之際自帝王卿相以及士庶人亦何嘗知其長生不死之道爲道之所必有道之所必無莫不皇皇然懼其速死汲汲然求其長生喟然太息謂吾得從赤松黃石遊吾視棄妻子何有哉以了死爲真則凡可以善其死者何弗爲也聖人所爲盡其道而生者忘之矣視其身如貝腐視其家如贅疣一切道德功名如泡影露電君子惑其說謂彼能以明心見性爲歸小人惑其說謂彼能以舍家割愛爲大亦何嘗知其了死無生

之道是道之所必有道之所必無莫不望所謂兜率陀天求佛祖之門而皈依之不呼而自應不招而自來者迄今未之有易也於此之時使於學爲佛老之(可爲長歎)前而言死忠死孝見義必爲臨難不避之說雖慷慨激烈目眦髮指而談之有不掩口胡盧而大笑哉嗚呼生死之道其不明於天下也亦已久矣近世以來欲求如申生孝已能過其情而爲之者已不可得況欲如鉏麑慶忌要離聶政之徒激一時之義氣賤一諾而不欺使人歎其視死如歸而取之者閴然無聞

矣。即有一二椎魯之夫。好義之輩。能忘其身。而舍其妻子。皆相率而入二氏之門。以其一往能舍能割之氣。反以求生脫死爲幸。又何知人之爲人舍生取義乃無愧乎。生死之大道。爲何如者哉。然後知聖人死生一致之理。非重其生而輕其死也。非重其生者一道。重其死者一道也。死之道。即生之道。盡其生之道。即盡其死之道也。人徒謂我以其道於生盡之。而未能以其道於死盡之。惟二氏能以其道於死盡之。而不知二氏生不能以其道盡其生。又安能以不

能盡其生之道者反能盡其死又安能知無忝於生之道即無愧（二氏頂門針）於死之道而已盡之其無愧於死之道即無愧於生之道而已盡之乃聖人死生一致之大道而徒以其私智於一生一死間求之以了一巳而不能了者卒以悞一巳而悞天下之人亦不足悲乎

人日讀大聖賢人言生死一似嚼爛無味聞二氏說生死關頭真如貨色之中其慾無有不熱中而歎美幾二千年于茲矣今讀桂山探其根源而剖析之始知二氏言生言死真如嚼蠟

太極圖說生死論九

或曰人固不能長生由老氏之道而求養生不亦可乎余曰夫長生而可求古之聖人亦何樂乎速死必不求之乎老聃死秦失猶以遁天倍情非之人為天所生之人違天而私其身非理之所有也若夫養生之說聖人何嘗無之孟子曰養其小體為小人此為庸人縱耳目口體之欲言之也聖人先立乎大其小體亦豈有不養者哉月令載四時服御之所宜魯論紀衣食起居之有節孟子所為口腹豈尺寸之膚者

非耶此與老氏求長生以養生不可同日語矣使養其生而可求長生亦何必若老子强忍陰賊逆天而求之老氏之徒有軒轅鼎湖荒唐無稽之說如果有之上世有道之主盡性至命與天合德天之所助者也雖其事爲之以延十年二十年之祚而長保其民其與新天永命之理亦豈必有殊哉其如天地生人以來必無是人也必無是事也蚩蚩之民習聞其說求之不可得之理喪其必欲求之心亦足以見其可哀而已或曰佛氏之怖其死怖其死之無知必求其

有知耳余曰天之有陰必有陽人之有生必有死也生者陽也死者陰也然天之陰陽非陰自陰而陽自陽也陽之中有陰陰之中有陽者也人之乘乎陽氣而生○其可聞可見者○形也○陽之屬也○其不可聞不可見者○神也○陰之屬也○其死也○歸乎陰之氣而死○其聞者不復聞○見者不復見者、形也○陰之屬也○其不可聞而能聞○不可見而能見者○神也○陽之屬也○生以陽為形○陰為神○死以無形為陰○以有神為陽者○亦以陰陽不測之理○言形言神於人鬼之間○有固然者也○人之

生而爲君子○從乎陽之道也○生而爲小人○從乎陰之道也○從乎陽之道而死者○神也○從乎陰之道而死者○鬼也此陰陽神鬼之大凡也人惟形色之有無分生

○昇○交○散○理○氣○生○死○

與死人與鬼耳而陰陽之氣與行乎陰陽之理則非

○要○言○愚○昧○之○人○愈○求○知○愈○不○知○

以有形色而存無形色而不存者也故人之生與人之死夫人而知之人之生而爲人死而爲鬼夫人而知之雖有聖人能知生而爲人不能知死而爲鬼而人必求知死如季路問死而聖人不言以人之生爲君子死爲神生爲小人死爲鬼理之常也然非目覩

之耳聞之事也聖人非徒目不覩耳不聞而不言卽聞之覩之如羿奡不得其死禹稷生有天下世之羿奡不皆死禹稷不皆王者多矣天道陰陽不測之理非可二三其說而存之也大要歸於積善餘慶積不善餘殃而已一二不齊之數天實爲之不必以人之故而求其說也苟必以人之故而求其說鑿鑿然言生者自必鑿鑿然言死彼二氏之知生知死之說亦何所不至哉故不答南宮之問而以尚德勉其自勵如此而自勵不如此而亦自勵也釋氏不知死而怖

死以求其知死而皇皇然計之惟未明死生一致之理耳吾言天道陰陽必及死生亦以死生之理不得不因言以明之故由人之乘乎陽之氣而生○知人之必歸乎陰之氣而死○由人之生而爲君子爲小人○知其死之爲神爲鬼○由盈天地之間○乘乎陽之氣而生○爲君子爲小人○無窮無盡○而不可以算計○知盈天地間○歸乎陰之氣而死○爲鬼爲神○無窮無盡○而不可以算計○由人生之爲陽○必有陽之氣與數○其受命之短長限之○知人死之爲陰○未必無陰之氣與數○亦若受

命之短長以限之也○故人之生死死生○如天之一晝一夜○一寒一暑○生生而不息○化化而不已○此聖人所不言也○而有時亦以其理言之○如六爻之進退○四時之貞元○屈伸往來○變化無窮○言生死○亦言死生○言始終○亦言終始○其理未嘗不在其中也○或曰然則佛氏輪廻之說懼入於其中而無以自主也嘗以詰人曰汝醒時能自主耶曰能夢時能自主耶曰能無夢時能自主耶其人惝然若失而悲泣隨之佛氏之爲了死計其以是耶余曰釋氏竭生平之苦行○不過求死

時能自主耳○其所爲能自主者○又不過空人生一切所有而無之○乃能無罣無礙而自主○不空人生一切所有○死而有罣有碍○猶不能自主可知也○今即釋氏之道○以明吾儒之理而詰之曰○汝生平之求自主○有過於吾儒之自主耶○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十目所視○十手所指○相在爾室○尙不愧於屋漏○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其愼獨也如此○其存心如此○其養性如此○其須臾不離也如此○其終食不違○造次顚沛必於是也如此○自古大聖賢

人操存於宥密以合天命不已之功雖百年如一月
也逍遙戉杖從容易簀時其所自主者何如是豈空
（讀一過便人涔汗浹背如夢初覺）
一切所有必無罣得歸寂滅而能主之不空一切所
有不能無罣碍歸寂滅即不能自主者耶乃釋氏生
平一無所爲日以生前死後月日枯坐於蒲團之上
一旦恍然有得曰道在是矣吾能不墮輪廻而自主
矣嗚呼聖人生平所求自主于生死百年如一日是
徒以不墮輪廻爲長死不生計其與庸妄人亦何異
之有耶甚矣哉人知信釋氏死而自主之說而不信

聖人朝聞夕死一言操之有生之時而通之既死之
後○綽乎其餘者亦獨何哉○

儒者不肯將聖賢大道一一與異端比勘名曰攻
之而不能破之降之桂山將平常說話兩路說來
精粗大小隱顯邪正了然自見真如王者之師不
戰而屈人兵者耶

太極圖說鬼神論十

或曰吾子言死生而及鬼神其大略既得而聞之矣然鬼神之道聖人既已明言之而書傳所載多言事鬼神而不及鬼神所以爲鬼神之理惟中庸體物不遺一言至精至微大易遊魂爲變雖言情狀而所爲情狀者止藏于一變字之中季路問鬼神夫子言事人不與言事鬼而神之爲神又與怪力同類而稱不語有問程子鬼神者則曰吾爲爾言無則聖人有是言矣爲爾言有爾得不于吾言求之乎故昔之人有

言人死氣散如無鬼神滅論其言有者搜神志怪之書不足盡信有宋諸儒言造化之迹二氣之良能屈伸往來之理亦若參論于有無之間使人若疑而若信之吾子前言死生旣説死而爲鬼者言之至鬼神之理亦應從聖人不言與後儒言之之中剖析有無爲定論不亦可乎余曰鬼神之道○聖人旣已明言之○而又有不語不答之疑者○聖人非以其不足言而不言也○又非以其幽遠不可深言而不言也○鬼神者○所謂視之不見○聽之不聞者也○然不聞不見○而實有其

理是理也乃鬼神變化于二氣之中自盡其鬼神之道雖與人無殊亦止推其理而言之非若人之可見可聞而言之也吾能言鬼神之理之常不能言鬼神之理之變人信吾言之常不能信吾言之變是并其信者而不信之矣吾言鬼神未嘗視而見之聽而聞之故其事之常者可以理之常言之其事之變者猶可以理之變言之至其事之變而無其理而附會其說以爲理者聖人所不言諸儒不欲哆口而談者也今子必欲明鬼神之理并與其情狀而明之又安得

透徹理要　至言

徒以不見不聞之說使予猶在有無疑信間求之乎今與子言不可見不可聞之鬼神必先與子言不可

此即陰陽人鬼之至理

見而可見不可聞而可聞之鬼神而後所爲不可見不可聞者可得而知也今夫日月星辰之繫于天山嶽河海之麗于地風雨露雷四時五行之流行于天地之間非有鬼神寔體之何以運行變化莫爲而爲莫致而致妙萬物而爲言聖人嘆其德之盛至于如此耶神祇靈爽赫赫明明與天地同德即與天地同功如所云太皞顓項之帝勾芒祝融之相以及五嶽

四瀆山川社稷古今封號之神聖帝明王莫不列爵分土而統屬之者雖自古及今其鬼神之更易遷改于陰陽冥漠之間不可知然法象之中有氣有物必有一體之而不遺者無古今而皆然也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夫以鬼神行乎陽之氣一如人之生而有神若是其洋洋者其行乎陰之氣一如人之死而有鬼其洋洋者亦若是可知矣惟人爲萬物之靈林林總總類聚羣分其死而爲鬼爲神莫可智燭而算紀然其生爲君子歿而爲神生爲小人歿而爲鬼

其義則一也至君子而爲明神者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以及後世名公卿士大夫盡性知天得正而斃者其死而爲神自古及今從無有光怪靈響隱見于人世之間以其通乎幽明之大道其神之在陰在陽一如日星川嶽四時五行行乎兩間而不易其常者也書傳所載如文王在帝左右傅說列星申甫嶽降雖後人追頌之詞其理亦自不誣至於忠孝節烈之士貞性浩氣精魂不與死魄俱泯而爲聰明正直之神又或申生孝已伋壽二子之屬含生求義之

死靡他亦未可以硜執而少之蓋古之人能死孝者自必能死忠死節能死義者自必能死忠孝未有盡

此真發千古之至理開茅塞之心胸

忠而死者猶以不得盡孝爲未足盡節烈而死者猶以不得盡忠孝於君親爲未足人生忠孝節烈之事隨所遇而發自非見義必爲不惑生死者其誰能之故下至義憤殉身之士孔子尚以志勇不忘取之其死也必非幽昧之鬼可知也昔鄭人相驚以伯有子產謂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爲厲況伯有取精用物之弘多亦足以明秉性負氣而死非泯沒於泉

襲冥昧之中必然之理也惟人世凡庸之夫行不著習不察不知死生一致爲何如然鄉邑之長老村野之鄙夫事父兄敬君長耕食鑿飲未喪其眞亦不得以其不識不知死無靈覺往來屈伸二氣中生生死死而不已者皆是物也乃人以生而知其爲已惡其死而不知其爲已皇皇然日從二氏求之不知人生而不能知鬼之爲鬼○而聞之而見之○未嘗不知鬼之爲鬼○無聞而若聞○無見而若見者○自在也○猶鬼之死○而不能知人之爲人○而聞之而見之○未嘗不知人之

爲人無聞而若聞無見而若見者自在也人與鬼闢隔于陰陽之二氣而不問隔于陰陽之一理亦何不可知之有哉故人之有死本無足怖及其瀕死怖亦何情雖愚夫愚婦亦皆知之乃知之而猶怖之不獨愚夫愚婦爲然雖死生一致理未了然亦其日在羣倫聚合中不能忍情割愛者有以蔽之耳而賢人君子灑然無所繫着之情自不同于日用不知之人其爲鬼爲神亦燦可知已至于淫邪放僻之徒喪其良心死而爲鬼與山魈木魅爭光而元惡大憝天刑鬼

責其性與禽獸無殊非天地鬼神必欲驅而納之異類之中亦其自驅而自納之耳或曰然則道家以生爲附贅懸疣死爲決癰抵痔人死爲鬼過南面王樂固不足道矣若佛氏天堂地獄之說與吾子言君子小人爲鬼爲神其旨不殊其于生死一致之理亦未嘗不同條共貫者耶余曰老氏存神爲主其書多修眞養氣之書安得不以鬼爲樂而嘖嘖稱之至佛氏天堂地獄之說不顧其言之有徵無徵而鑿然如言其所見其爲儒者所指斥久矣然佛氏未入中國時

如趙簡子夢遊帝所聽鈞天之樂而書傳所載有德之人天命爲神無辜之鬼上訴于帝似乎天堂之說已先有之未聞有所爲地獄之說也自佛氏有其說而世多言夢寐遊歷之事不一而足由是言之上世止知有天。簡子夢遊帝所。後世知有地獄。人遂夢寐遊之。豈非樂令所謂夢因乎想者耶。此皆正人君子所不談然余嘗以陰陽之理推之。人之被鞭笞鉗劉。痛楚不能忍者。雖其肌膚受之。而覺其痛楚者。心也。如止肌膚而已。則人之氣存而痛楚。氣絕而不痛楚。

。者。非心爲之耶。此以知肌膚之痛楚。亦其心之痛楚。不可忍也。明矣。又若拘縶囹圄。坐臥飲食。未必不稍夫人也。而咨嗟涕洟。求脫桎梏而不可得。一息之頃。轉念之間。無痛而若痛。無刑而若刑焉者。非其心爲之耶。又如貴顯之人。生平移氣養體。一旦不得于君。獲戾于上。寵衰勢失。呼吸存亡。焦肺傷肝。求死不得。其與刑獄痛楚。亦復何殊。人生憂痛迫心。較之膚受。殆有甚焉者。生而以有形之膚受之。與死而以無形之神受之。豈必有殊別耶。地獄變相不過從人世劇

刪虔劉而推極言之自是無稽之談然猶與君子而爲神其氣光明高則上升于天小人而爲鬼其氣昏冥沈滯下入于地於理猶近又何必執有無而求之亟或曰吾子於二氏之道無不毫釐縷析分別而斥遠之獨于天堂地獄之說儒者詆其荒謬不言吾子似以其理未盡非夫有其理必有其事雖與人世不同自非虛妄可知矣余曰鬼神之理聖人固言及之昔之名儒亦未嘗長言之深言之也今子欲明鬼神之爲鬼神余以幽明一致之理推論之以釋氏生平

所求其道近鬼故於論鬼神而道于吾說者不非斥之究之吾儒不言而自有之理即無佛氏之說如古今史傳所載道乎其理而爲言者予不以爲非也吾語予不必執有無而論而予必欲求其有無吾豈不能如昔之儒者一語而斥其無耶予乃于吾之不斥其無而反求其有甚矣予之惑之深也吾言人生之陷于罪戾與不得于所事之人方其慘痛迫切怨天尤人有甚于刀鋸炮烙之加身者皆其心之有覺實嘗之因生以知死因有形而知無形以爲人之與鬼

其此靈覺亦復何殊今子必求所爲地獄于有無之間余惡其詞之贅而可厭也而不與子言子謂余不知而詞窮猶可也謂余爲不智昔言之而今不言是使余多此言也不可也今以高高在上清虛之積氣而道家以玉京金闕釋氏以抱了入自在天神廟一如人世所居所處者言之謬妄亦已甚矣以是而推地獄層次種種變相其謬妄不更有甚焉而猶足推求而論說之耶然而聖人仰觀俯察知幽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以爲天地之間莫不有之彼詩

書所稱皇皇上帝非天之爲天必有是帝以主之又○反○復○詳○天○地○鬼○神○之○有○一○本○聚○人○之○道○以○明○之○其○安取人世尊而無上謂之帝者乃仰以人世所尊而○意○深○遠　非　細　心　讀　之　不　知尊之耶古之帝王讓禪征誅大兵大役水旱災祥莫不祀天而告奉天而行天何言哉亦若爲之感名而有以應之者謂非有主宰于高高在上如人世之所爲帝者爲之乎由是而四時之有帝山川社稷以及祀享之百神皆輔相上帝而職司有事者也又必爲郊壇廟社以處之上下神祇如設官分職流行二氣其　言　至　愼　至　重○○○之間亦豈無所憑依聚處而陟降上下者乎人以陽

道治民神以陰道治鬼賞善而罰惡害淫而福謙以佐人之陽道且然況幽冥之中無勸無懲而可立陰道以治之者乎是天堂地獄之說雖欲斥其事而不存其理亦未爲得也有謂人生隱惡伏慝多遁于刑辟之外釋氏爲是說以恐怖之使愚夫愚婦信而從之耳然而釋氏之徒本以罪惡由我解免福利由我佑助創爲此說以恐怖人者要求人耳豈徒爲鬼神福善禍淫之說而云然哉余所爲不必執有無而論之以其說與其他荒誕虛繆不同卽無其事而神誅

鬼責之理自存也予乃必求其實而言之余非鬼非
神又安得以耳所不聞目所不見爲予言之哉
釋氏一切皆空至空及心性獨于天堂地獄鑿鑿
言有無論其有無已與言空無本旨刺繆甚矣而
儒者不埽却其言無必埽却其言有何耶桂山存
其理自存鬼神福善禍淫之理非存釋氏穿鑿附
會之說也斥其說無不斥其說有意良深矣

太極圖說鬼神論十一

或曰吾子之言鬼神其彰明較著也如此季路問所以事之孔子止敎以事人他日又記子不語神豈鬼神有不必事而又不可語之理耶吾子謂聖人非以不足事而不言又非以其幽遠而不可深言其故可得而聞歟余曰夫天地四時山川社稷及門行宗廟之鬼神以享以祀者多矣聖人制在祀典自天子以至庶人莫不敎人以祀神之禮豈季路問而孔子獨不與言耶且祀神之禮主于誠敬而事神之分各有

大小器用禮儀等殺有差祭不欲數數則煩祭不欲疏疏則怠亦何不可告語之有然此季路之所習聞者也而猶問所以事之豈以事鬼神之道猶必有加于此者耶（論必溯源板百折千廻一歸于正）蓋天地之有陰陽惟人與鬼爲最大人有人之事陽之道也鬼有鬼之事陰之道也古天子有事于天地山川而祭之也有祈有報其交于鬼神止此而已故郊壇廟社以云報也所謂大報天而主日者類是也有報亦有祈非祈神之降福于我也天子爲萬民請命祈年祈穀而祈其佑助之者類是也諸

侯卿士大夫請命于社稷宗廟亦如之漢文詔曰先王遠祀不求其報望祭不求其福今祠官祝釐歸福于朕不爲百姓自今祠官致祭無有所祈其祈之之義可知也故自天子以至庶人以次而降其事鬼神不疏不數無敢越禮者如此凡此者以人之爲人行乎賜之道者也人有事人之人自有事人之事也臣事君無適而非君而或敢忘之子事父無適而非父而或敢忘之推之事兄事長莫不然且人之生朝而出夕而入各執其業以事其上之人敬姜有言曰凡

○埒○人○○言○嵩○望○華○則○

○人○惟○忠之○宗○君○能○登○降○不○則○宗○槩○皮○祖○而○已○

民勞則勤勤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惡心生從未有事鬼神加于事君親敬鬼神加于敬君親而維日孳孳者以敬君親而能忠能孝之人可以事鬼神不能敬君親而不忠不孝之人不可以事鬼神記曰惟聖人爲能享帝惟孝子爲能享親等而上之者若此況于其下焉者乎禮經祭統諸篇致誠盡敬非能盡天人之道不足交于旦明不徒致齋散齋無言靡爭威儀肅肅而已也降及後世於所宜祀有祈有禳必邀福于鬼神祝史舍正辭而矯舉以求之春秋賢士大

夫多非之者所爲黍稷非馨明德維馨豈享祀豐潔之所得而干哉季路信鬼神之必有思致其誠敬以事之一似趨吉而避凶轉禍而爲福若鬼神可以主之者然如子疾病門人無請禱者子路請之非徒未明乎事鬼神之理并事人之理而有所未明也今夫人之事君親也無適而非君親死生以之禍福以之無所逃于天地之間生事其君親其福也大矣臣子之幸也非祇假所能致之也自非然者以死事其君

至[illegible][illegible]之理一一指點便如破日

親其禍也大矣臣子之不幸雖欲祇假以求免焉可

乎不可乎此其爲無所逃于天地之間者也使人之
一身日奉其所事之人而移其所事以事之猶有死
生禍福介于其胸中其于事君事親純一無二之念
必大有間焉者矣由此而推之人一生之進止動作
無事不與死生禍福相倚伏吾善事鬼神而鬼神示
以趨避轉移之機一一奉而行之其人之爲人尚可
器宏沈篤中入者行
以爲人尚能盡人之道以盡事人之道乎子曰非其
鬼而祭之諂也見義不爲無勇也雖若以二事言之
而不知夫子專爲事鬼神而言之也以諂鬼神之人

必見義不為之人見義必為之人必非謟鬼神之人他日語樊遲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亦以能務民義者必能遠鬼神之人不能務民義者必不能遠鬼神之人可相提而並論也傳曰國將興聽于人將亡聽于神又曰民神之主也今民各有心鬼神乏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古之論鬼神其明白正大也如此自老氏謂有道之世其鬼不靈夫鬼神之靈豈以有道無道而分其于鬼神已知其不能如聖人知所敬而敬之可知矣其後遂有抑老祀竈役使鬼神

之術竹宮琉館淫祠徧天下及佛氏入中國日以鬼道教民所爲天龍神女散花說法以施捨種福田以懺禮脫罪孽視人世鬼神界若輿臺一切福善禍淫之理皆佛氏一人可以變亂而轉移之使天下之人奔走若狂幾不知所宜祀之鬼神是何鬼神且以所宜祀較二氏之鬼神如小巫之見大巫又孰肯以所敬在彼者而敬之求如三代之世敬君親如天地事長上如鬼神不以死生禍福易其志者如種五穀于磽土石田之上不可望其復生矣嗚呼今而後知聖

人不言事鬼神而止言事人之意不亦深切著明也哉

言事鬼神其道理眞切如此以事之之人見而鬼神之爲鬼神益見諸儒多在有無之間論之皆未明乎夫子不語不答之旨一若囁嚅呑吐爲近聖人之言誤矣使宣室得聞此言雖一語三日不休未爲過也何必更以問蒼生爲第一義哉

太極圖說原道論十二

或曰吾子本聖人言天道皆二氏以吾所有之理一切無之者也然彼之所無能無吾道言有之有不能無吾道不言無而無之有吾言心言性自不能與吾一切言有而無之亦以明心見性爲歸後儒有許老氏能見道者有斥佛而亦時通其說以爲吾由是言之二氏以有爲無與吾儒固殊矣其所爲無而有者似亦與吾儒有同焉否耶余曰子問無極太極之說諸儒言有言無其論辨亦既詳矣吾從朱陸往復諸

書折衷而論定之不過兩言而決耳必言聖人所已言又言聖人所不言一一推論累百千萬言而未有已亦惟明吾聖人所以言有不言無之大旨乃本天言道自然之至理非二氏所為天所為道之能與焉者也故言聖人所言與言聖人所不言不敢少倍繆于聖人即言諸儒所言與諸儒所不言亦期無倍繆于聖人即無倍繆于諸儒而後敢言之也吾年十六七時未嘗讀性理書亦時有心思所及及讀其書而樂其先得我心其能通者信而好之不能通者疑而

鈌之役役于科目有年無所用于時始以生平學思所及而會通之知聖人之道大而有本如是曾論二十篇反復玩味以顏閔游夏諸子所言與曾子之述大學子思之作中庸子輿氏上下七篇以之通貫乎夫子二十篇中無一理之不通無一言之不貫也以四子之書貫通乎五經之言天人言性命亦無一理

（極言通貫以明不可通貫立言之妙如淵河源）

之不通無一言之不貫也即以聖人所不言貫通乎聖人所言以一聖人所言貫通乎數聖人所不言亦無一理之不通一言之不貫也嗚呼至矣春秋之世

孔子以詩書禮樂易象春秋使文武周公之道復明于天下孔子歿百餘年邪說誣民充塞仁義孟子起而闢之不則大道幾于若滅若歿而不可知矣然與孔子同時若管晏諸書與孟子同時若申韓諸子或雜王霸或本智術小道可觀世主用之補偏救弊其致遠恐泥不足與王道比美人皆得而知之惟老聃與孔子同時所著道德諸篇未傳于世孔子見聃問禮其他聃與孔子論說莊列之徒荒誕無實者也至戰國而楊墨之言盈天下楊朱爲我多本于老墨氏

兼愛其道近釋孟子不遺餘力距之斥之自後二氏之教生心害政迄今幾二千餘年而人莫之知也吾言聖人日用尋常共著共察之理必取二氏參論其是非亦謂百家諸子之說害道猶小二氏之教生心害政爲大裴頠論其有而不能破其無昌黎能拔其枝葉不能拔其根本以致後儒言心言性本欲闡明聖學剖析精微至言心無其心而後心明性無其性而後性見一若推而遠之一若引而近之有宋諸儒卓有見地之人猶有以其言心性與吾儒畧同爲說

者噫聖人罕言性命子貢謂性與天道不可聞近儒於性命探賾索隱言聖人所言亦言聖人所不言與聖人反若參差淆亂而莫辨其非者似以二氏言心言性本有其理吾儒不言而彼能言之者然嗚呼千百年以來吾夫子之道亦有日微日晦之勢致使二氏之教與吾教列爲三而稱之自天子以至于庶人自君子以及于小人誦其言遵其教人有將毋同之說存于胸中今子以二氏與吾儒之明心見性致疑于同異之間而問之亦可謂欲探大道之原本者矣

余安敢以抄見少聞管窺聖人不爲一盡其辨說哉
今夫天之所爲命者人之所爲性也在天爲命在人
爲性一理而二名二名而一理者也故率之是性違
之非性矣能知其性爲君子能盡其性爲聖人無智
愚賢不肖之人有此性皆有此率之之才皆有此盡
之之量者也此性命之說也有是性矣性之有仁義
禮智本乎情而發于心能本是性而發之斯謂之本
乎性之情發乎性之心斯爲賢知之人不能本是性
而發之不得謂之本乎性之情發乎性之心斯爲愚

不肖之人此情與心之說也以是性與情存諸心即本是心之發用而惻隱爲仁羞惡爲義恭敬爲禮是非爲智以盡其孝于親忠于君愛敬于兄弟朋友斯謂之聖人君子賢智之人是爲存心養性以立命之人其不能者爲愚不肖之人而已矣此心之有仁義禮智之說也以是本天之命而爲性發于心充乎四端以盡人倫吾爲聖人爲君子爲賢智之人而天下愚不肖之人有是四端而不能充吾以吾之能充者充之斯謂之成已以成物斯謂之能盡其性苟或不

能不得謂之盡其性卽不得謂之聖人其或賢知之徒能充其德以成已而不能成物猶不得謂之成已卽能成物非其時命與勢分所不得爲而不能爲者亦不得謂之成物所以然者吾一人以天之所爲命者爲性而不能如天之道以爲之不得謂之盡其性也故曰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嗚呼人性合內外○○○○○○

○對○照○與○論○二○語○彼○的

而爲量其大也如此雖然人之自盡其性聖人以存養之道盡之矣若夫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其爲人如是其芸芸也其爲物如是其芸芸也以一至誠之人

欲以自盡其性者與人物莫不盡之贊化育而參天地必有疑其一能無不能一盡無不盡之說者不知吾之性一天之性也吾之心一天之心也與天地同德者與天地同功故能盡其性者吾一人而已人之智愚賢不肖不一矣吾烏乎盡之物之飛潛動植不一矣吾烏乎盡之天地之化育無窮無極矣吾烏乎贊之而參之聖如堯舜夫子一則曰博施濟衆堯舜猶病再則曰脩己安百姓堯舜猶病甚矣盡其性之

下筆必圓妙極至

難能也而不知聖人之心無窮聖人之道無窮也聖

人之道無窮聖人之心尤無窮也人之智愚賢不肖之不齊也天爲之也非天之性爲之天之氣質爲之也人之智可益其智愚可損其愚賢可益其賢不肖可損其不肖氣與質天爲之而無可如何者氣與質

是性之根是爲見性

可益可損亦天爲之而非無可如何者也天所賦之性爲之也聖人曰天以命賦吾又不徒以天下林林總總之氣質賦吾吾爲天地間一人爲萬物中一人而不能爲天地所爲之事不能爲天地所欲爲而不能爲之事使天下人與物以戴天地者戴吾一人其

負天以命命吾以性者大矣故為之教曰爾所有之性天之命也爾所率之性天之命人之道也爾皆有由其道以盡其性以盡人物之性之道也爾惟氣質不齊吾無如爾何天亦無如爾何也然爾亦不得謂天獨私于吾一人有是性是道也吾雖為天所生之一人吾不能復畀爾以性也吾能使爾賢智益其賢（通天人而言○如對一人而語）智愚不肖損其愚不肖非吾之能損益之天之賦爾以性使能損益之也天使爾能損益之爾不能自損益之吾復不能為爾損益之吾負天命也大矣吾負

吾性幷負爾性也大矣吾爲爾立教焉爾能脩道如吾爾亦盡其道以盡其性之人也爾不能如吾脩道以立教而能以吾教爾脩者脩之雖不能如吾以道盡吾性亦不失爲性道中可出不可知之人此吾所立之教卽天地所立之教也自有天地以來止一天止一命自有天地而有人以來止一命止一性止一道自有天有聖人而有人有物以來止有是命止有是性止有是道亦止有是教同乎此命此性此道是吾教也不同于此命此性此道非吾教也子思子曰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其言之至愼至重如此彼二氏之所本者何天所率者何性所發于性者何心所脩于已者何道而亦可謂之教乎亦與聖人並列而三乎嗚呼大道之不明于天下也亦已久矣尚望天下有行之之人乎哉聖人之立教也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吾無以養其欲以飲食而相攘以男女而相奪盈天地間皆是矣易曰屯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蒙必有所需需莫先于飲食小則訟而大則師所爲繼之以大君而萬物仰而比之也

吾爲之田里樹畜以有其生爲之男女嫁娶以有其室爲之仰事俯育以有其家而後爲之州鄉里黨以有其敦睦而後爲之君長者能以其治治其人之强弱巧拙之不齊又何憂乎天與人以大欲使之各足其欲而一如無欲者乎（精言）聖人曰養矣而弗教猶弗養也天生是人使有是耳目口體而無所謂性無所謂心以主之人人皆甘食悅色爲性甘食悅色爲心相爭而訟相毆而師矣使有是心是性而賦之氣質淸明之人不賦之氣質昏濁之人吾亦無如天何也亦

無如人何也乃天之以是心是性賦人也凡有氣質之人莫不有以賦之故凡有氣質之人以是性而發于心莫不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四端也聖人曰吾即其心性以治其人吾如披郤導窾恢恢乎遊刃而有餘矣其道莫先于孝非人之不孝吾教以孝也親親仁也非人之不弟吾教以弟也敬長義也能孝其親者必能忠其君能敬其長者必能睦其族屬人知吾教孝不知吾教仁人知吾教弟不知吾教義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堯舜治天下之道仁義而已矣

舉天下之人興孝興弟尚仁尚義人倫以敘天德以備庠序以處秀民學成而治人講社讀法以約愚民各出其力以事上此天所賦人之性一若聖人爲之賦之天所畀人之道一若聖人爲之畀之是天以性賦人於氣質之中不能變其氣質而復其本然之性也聖人爲變之而復之天以道畀人於嗜慾之內天不能遂其嗜慾而安其固有之道也聖人爲遂之而安之斯可謂能盡人之性而後可謂能盡其性矣由是而鳥獸咸若草木蕃蕪焉不刳胎不破卵焉數罟

不入方長不折焉禽獸以時殺樹木以時伐焉而仁愛及於萬物有不各盡其性者乎由是而高高在上日鑒在茲天不愛道矣地不愛寶矣民祉洊臻而休祥駢集矣五帝三王由斯道以治天下而漢唐宋以來雖遠不遂古然由其道而治失其道而亂迄于今未之有易也夫是以天道也如是聖道也如是人倫也如是天德也如是天秩天討無不如是夫孰非天所賦之心爲之天所賦之性爲之又孰非本天所自爲命者爲之使有一人焉非是心是性則一人不可

得而變化之矣使有十百千萬人焉非是心是性則十百千萬人不可得而變化之矣使一人以至十百千萬人之心性有一不同于聖人之心性則一人以至十百千萬人不可得而變化之矣使一人以至十百千萬人之心性有一不同於天之自爲命者與人以爲心爲性則一人以至十百千萬人不可得而變

○○○○○○○○○異○端○見○小○而○且○淺○只○

化之矣夫是以盈天地間人皆有欲而若無欲人皆

○無○奈○此○欲○此○氣○質○何○了○○○○○○○○○○

有氣質而若無氣質所謂動則變變則化惟天下至

○○○○○○○

誠爲能化者此也夫變化莫大于天地而聖人能之

而後可謂盡其性而後可謂之修道以其立教此心

已上皆言聖人所已言道

性之理萬古一原千聖一道五經四子之書無不同

五經四書該括已盡

條共貫遞相祖述而言之者也彼二氏之言心言性與吾儒畧同者安在乎吾儒排斥二氏者多矣究之千古聖賢一道相傳之理使二氏言心言性言道言教得以並行于天地之間此其故非他亦止謂吾儒本天言道而言有彼先天言道而言無吾儒本陰陽言道而言有彼離陰陽言道而言無初未嘗于天止一命人止一性剖析其源流而大正之且有以彼之

言心言性。亦未必非理之所有。而若疑若信焉耳。嗚呼此千百年人心之迷惑不解而二氏之教至今流行而未有已也嘗試執老氏而詰之曰吾本天而言有汝先天而言無有二道乎使老氏而應之曰吾與若既分有無爲二矣又安得以有無之道爲一乎是則老氏之道非道也人皆知之矣道可二何不可三可三何不可十百雖百家小說皆得奉一道以自名正之不足正也惟老氏必不能以彼言無吾言有之道爲二也故亦言天亦言命亦言心亦言性是以日

正之究不能正之也嗟乎使老氏而不言天言命言心言性則已惟老氏而猶言天言命言心言性吾乃得而大正之彼之爲人亦猶是受天之形氣爲天所生之人并與其心性而受之之人乃不欲與所受之形氣爲聚散反其道之常以求其有聚無散而逆爲之自不得不以所受于天之心性反其道之常舍有言無而逆爲之矣夫旣反其道之常而逆爲之自不得不舍吾之言有而尊彼之言無若曰吾生於無而反于無吾烏用彼天彼道爲哉吾其爲元始而處吾

三清之天此吾道之所以爲大而無上也人謂佛氏明心見性與吾儒略同者亦謂其取六根入識諸色相一切空之以求反其心性之本覺也試令取其本覺而反照之其爲心與性有是人倫天德成已成物之理充滿具足於中者耶如以一切皆無也是不獨取六根入識諸色相而無之并其所爲心性之本覺亦無之以云虛無寂滅者斯眞虛無寂滅已又何道之有哉彼惟不得不言原無是種種在吾本覺中又不得不言卽有是種種在吾本覺中吾能一切皆空

○妙○論○至○此○理○學○諸○宗○

○誰○能○道○一○字○

之無之是彼原舉其心性之所不能無者而空之以求所為無生無死之天亦不過以不頑冥之本覺而為頑冥以不泯滅之本覺而為泯滅若曰吾知本覺本不頑冥而寧為頑冥不為不頑冥吾知本覺本不泯滅而寧為泯滅不為不泯滅吾亦惟于窈窈冥冥無生無死之天以證吾空寂圓成之果而已此吾道之所為眞而無上也嗟乎二氏之道其言大言眞亦如是而已矣彼能知心之與性兼有無而有之者合內外而有之而猶以是言之以是求之者耶故老

氏者○本不知所以治天下○而亦言治天下○自不得不言以無爲治天下○夫黃帝堯舜○有爲而無爲○非○始○于○無爲而終于一無所爲者也○乃以絕聖棄智爲無爲○（誰○人○能○反○復○參○透○）人不知其所爲明心見性○其謬妄爲何如○即其言治天下之謬妄若此○而明心見性之謬妄○亦可以知之矣○佛氏本求出世○與世何與○而亦言度世○其所爲度世者○不過了一已之死生耳○故不言度人○而言度鬼○既言無生○而又言放生○且生不能以生度人○而死徒以死度鬼○生求出世而無生○死又求入世而有生○人

不知其明心見性○其妄誕爲何如○如卽所爲出世度世○無生有生妄誕若此○而明心見性○其妄誕亦可知矣○由是言之二氏言虛言無○使眞能出天地陰陽之外○生無爲者○死亦無爲○爲生求無生者○死求長死○卽天下本無虛空寂滅之道○而自爲老佛之道○本無空虛寂滅之天○而自爲老佛之天○天本無虛空寂滅之鬼神○而自爲老佛之鬼神○亦自成其爲老佛而已○吾又何暇更取其有無而論之○其如天地之間○陰陽之外○有性有覺而爲人者○無性無覺而不得爲人○有性有覺而

爲鬼者無性無覺而不得爲鬼有性有覺而爲道與天者無性無覺而不得爲道與天非眞能無性無覺也不過無性無覺而始爲虛無無性無覺而始爲寂滅而已彼又烏知天下必無此空虛寂滅之天必無此空虛寂滅之人與鬼神也哉故老氏爲已而言虛言無矣又不得不言爲人而不虛不無佛氏言出世而言寂言滅矣又不得不言入世而不寂不滅于天人之大本性命之大原亦有何與一則始于貪生以三仕求長生而不可得死而乘其强陽之餘氣徒冀

長遊天地之間一則始于怖死而求我之為我於生前死後之時徒欲守其冥寂之靈覺出輪迴而證無生彼二氏者如是求之不必如是得之假使如是求之即如是得之而能長生不死是老氏至今存也能長死不生是佛氏至今存也又安得言虛無寂滅之道為彼道又安得有虛無寂滅之天為彼天也哉夫善言空無者莫如二氏究以不空而徒以言空之不無而徒以言無之而已彼又烏知吾儒之明心見性言實有而不言虛無者是何旨而謂其能與于吾之

大道漫以畧同言之也哉

直從二氏明心見性有無內外剖析之而虛謬畢露吾儒性命之理如日在中天矣諸儒將有無二字止以我有彼無我內彼外斥之自不免所見畧同之說桂山從言有言內析其不同則其言無言外不辨而自明從來儒佛老莊混爲一途其能劃然分如淄澠若此論者生平未嘗見也

太極圖說卷之三

太極圖說辨說論十三

或曰吾子析有無之理通天人性命貫死生鬼神詳哉其言之矣然則周子本有而推于無朱子要無而歸于有於聖人言有不言無之旨亦似無殊吾子未以為然者其義必有在矣余曰吾與子言天人性命之道死生鬼神之理止為太極圖說加無極二字是豈明于大易本言有而不可加以無之辭大易本言太極而不可以無極加之之義者而猶為是圖說耶

昔伏羲之畫卦也一陰一陽而已無所爲太極也使圖自上立何難于一陰一陽之先加一圈以示太極于兩儀之上使畫自下起何難于一陰一陽之外加一畫以示太極于兩儀之下可以知太極不可加圈加畫于兩儀上下之間並以兩畫對待而起此伏羲列兩儀而不及太極之大旨也至文王繫卦諸爻體德名義其理一陰陽之至理也周公繫爻諸卦體德名義其理亦一本于陰陽之至理也有太極之實無太極之名以卦與爻雜物撰德萬事萬理而有之不

可一事一理而名之也故伏羲畫卦不加一圈一畫以爲太極而太極未嘗於兩儀四象八卦六十四卦中若有缺焉文周繫卦爻未嘗於一卦一爻明言卦爻之德卦爻之體卦爻之名義以至極之理自具于伏羲畫卦中於卦爻發揮之而已此太極流行於三才六位閒隱而不見而無不可見者也至孔子贊易自陰陽兩儀八卦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凡成形成象類聚羣分變化無窮之義條分縷析而釋之無一非陰陽至極之理爲之者而不一言以表之其知

者、固、以、大、易、爲、彌、綸、天、地、之、書、不、知、者、以、爲、止、卜、筮、前民用之書而已故于大易何爲者章自詰而自答〔此、知、不、知、從、言、易、寔際說與虛擬不知太極是經極不同〕之以爲易固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以決疑定志者也易固著德圓神卦德方智六爻易以貢聖人與民同患齋戒以神明其德者也易固乾坤闔闢變化不窮利用出入而至神者也人知爲卜筮前民用之書而不知天地之道其大本大原莫不該備於此者乎是書也人知乾坤爲易之門而已而不知太極之理存焉一言以表之曰易有太極惟有是太極而後兩

儀四象八卦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無不從此而生而後兩儀四象八卦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吉凶大業亦無不從此而生矣惟易書具是太極之理易道之大所以與天地準也于是又以天之法象人之崇高比擬而贊其大結以聖人制卜筮推本天生神物贊其神妙不測卽此大衍者數之至也極者理之至也易有太極云者猶言易有至理在焉也爲大易言之非含大易而言之也苟舍易而言之是爲道而言太極矣爲道而言太極猶言天有天之道故凡

言天者必知天有天之至道存焉人有人之道凡言人者必知人有人之至道存焉于易之兩儀四象八卦六十四卦定吉凶生大業何與焉舍易而言之是爲天而言太極矣爲天而言太極亦猶老氏言先天地而生佛氏言超陰陽而存之道矣於易之兩儀四象八卦六十四卦定吉凶生大業何與焉此可知易

（訂論是發揮無一語可刪一字可少）

有太極一言先兩儀而言之者爲易言之也爲易言之可以先兩儀而言猶兩儀可以先四象而言四象可以先八卦而言八卦可以先六十四卦而言以六

十四卦之體卽八卦之體八卦卽四象之體四象卽
兩儀之體兩儀卽太極之體而太極卽兩儀四象八
卦六十四卦之體雖有先後而無先後者從兩儀四
象八卦層次而言之也今之爲圖說者截上易有二
字而取太極二字截下生四象八卦而取是生兩儀
四字不以易之太極言太極借易之太極而自以圖
說所爲太極言太極不以易之兩儀言兩儀借易之
兩儀而自以圖說之言天地者言兩儀故易之有太
極以易之本有太極非無太極也從其本有而言有

以太極本在易之中言有○不○可○以○無○言○之○者○也○圖說之有太極○以太極本無而非有○以○其○在○陰○陽○之○先○爲○從○桂○[illegible]○刊○析○異○非○彼○言○本無及在陰陽之後又不得○不○言○有○又○不○得○不○更○有所○爲○無○者○而○後○可○以○有○之○也○彼以爲人止知太極在陰陽之先○入乎陰陽之中○不○知○無○極○又○在○太○極○之○先○不○入○陰○陽○之○中○可得而言○無○不可得而言有○惟○無○極言○無○太極乃得而言有此其說○在陰陽之外○而言之也○在易之中而言之○自必以易之太極言太極○自必以易之兩儀爲兩儀○在易之外言之自必以圖說之

太極爲太極而言無極自必以圖說之兩儀爲天地而言兩儀不知易之有兩儀猶易之有四象也象也者像也儀也者可象者也就易之天地而言兩儀猶就易之陰陽老少而言四象就易之日月風雷水火金木之屬而言八卦皆儀也皆象也象亦言象也爻舞二字不知雩充亦言效此而象此者也皆易之詞也就易之言太極者言太極就易之言兩儀者言兩儀非舍易之言兩儀而言天地非舍易之太極言有極而又言無極也故五經四子之書從無以天地爲兩儀從無以言道

言性言命○言心之至理○爲太極者也○自孔子贊易而有此名○後世以兩儀象天地○太極象至理○始本易象所言而言之○亦猶震之稱雷○離之稱目○坎之稱水○艮之稱山○巽之稱風○兌之稱澤○乾之稱天○坤之稱地○同類而互稱之也○就易之言天地者言兩儀可言生四象生八卦生六十四卦定吉凶生大業苟舍易而以言兩儀者言天地言○天○地○生○四○象○猶○可○也○言○天○地○生○八○卦○生○六○十○四○卦○定○吉○凶○生○大○業○可○乎○不○可○乎○就易之言兩儀者言太極可言太極生兩儀生四象生八

卦六十四卦定吉凶生大業苟舍易之言兩儀者言
太極言太極生天地猶可也言太極生天地即言生
論倚二語今人丟背尋然不知當日何人所作圖作說知此數世
五行四時猶可也若既言太極生天地矣言天地生
五行生四時矣又舍天地而言生四象生八卦生六
十四卦定吉凶生大業可乎不可乎甚矣讀聖人之
易書必先明聖人作易贊易之詞與作易贊易之理
雖初學猶知之者也故孔子卦爻十翼數千百言言
天地即以易言乾坤言天道人道即以易言天道人
道或先易而言之或後易而言之或錯綜天人與易

理而言之從未有外陰陽而言卽未有外乾坤而言卽未有外天地而言者也凡易之道一陰一陽之道也其道卽天地之道也易之至理一陰一陽之至理也其至理卽天地之至理也故旣言太極又必言無極本道家之言著道家之書不爲易說吾何屑置詞之有旣爲易說豈易有太極一言言易之至道至理不從兩儀四象八卦六十四卦之內言之反從兩儀四象八卦六十四卦之外言之有是理乎哉無是理乎哉若以聖人易有太極一言在兩儀之先而疑之

遂謂聖人言道亦如道家言道在天地之先然則聖人言一陰一陽之謂道不幾以太極又在一陰一陽之後言乎豈非所謂舉一隅不能以三隅反者乎必謂易有太極一言不爲易言而爲天地言是聖人亦同老氏有物先天之說矣自有孔子以來漢唐宋諸儒所斷斷致辨于老氏之說者云何而猶未明乎斯義耶且孔子彖象十翼中言天地陰陽之理曾有一言不從天地陰陽言道而疑易有太極一言從天地陰陽之先言道可更取以相提而並論者乎不特此

也易書而外五經四子諸書大聖賢人本天言理之辭亦有若太極生兩儀疑其言道生天地一言半詞可相提而並論者乎濂溪紫陽聖門之徒也易有太一言正當從孔子只言有極以明其有不言無極不必更言其無發明斯義何庸加無極于太極之上而創爲圖說致滋後儒紛紛訾議爲哉

宋儒以與易通相表裏其時非圖說者如非孔子桂山將舍易而言一語判開定千古鐵案其截上下兩語作圖說尤爲片言折獄那得如此卓識那得如此快筆

太極圖說辨說論十四

或曰吾子之言是以太極圖說可不作也然聖人言有濂溪紫陽自必實言有聖人不言無濂溪紫陽未嘗實言無度正謝方叔黃瑞節諸人論之詳矣亦未始不同歸于一致也吾子似以圖說可不作何哉余曰吾淺見尠聞未嘗得如有宋大儒其人而從事於其門言聖人所言言聖人所不言反復數千萬言以明聖人言有不言無之旨竊謂子于圖說之是非已思過半矣乃猶以圖說之言有言無與聖人同歸一

致余又安能以盡言爲戒不爲一申其說乎古之聖人凡言事言理非知而言之不言也雖小物細故猶然而況于言道乎其言有者必實有者也其言無者必實無者也其言有者雖無而實有聖人言有不言無者也其言無者似有而實無聖人言無不言有者也亦豈有本有而兼無言之本無而又兼有言之之理乎哉濂溪知易之有極則言有極知易之無極則言無極此吾所謂聖人言有必實有言無必實無者也今日無極而太極此二氏非有非無之說也使以

無極為有是老氏生無之說矣使以有極為無是佛氏性空之說矣濂溪亦何取加無于有之上而圖之說之紫陽之推論圖說知孔子言有極為是卽知濂溪言無極為非知孔子知有極而不言無極為是卽知濂溪知有極不言無極為是知有極又言無極為非此吾所謂聖人言有雖無而實有言有不言無聖人言無似有而實無言無不言有也今紫陽從而解之曰無極而有極猶曰有極而無極也云爾以極之理為有理以極之形為無形苟如是是天之有命○命

無形而有理人之有性性無形而有理萬事萬物之

語極淺而意獨深

有道道無形而有理苟以太極之無而無之則天之有命亦將曰有命而無命人之有性亦將曰有性而無性萬事萬物之有道亦將曰有道而無道可乎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猶能知之必待有宋大儒為圖為說又強為之辭而發明之以為言聖人所不言發聖人所未發推其授受幾等于精一執中之訓不亦異乎余嘗反覆其說而推論之非聖人贊易之言非聖人贊易之理而知其言太極非聖人以易言太極之

太極也夫易之大極易之所爲至理也紫陽以無形
有理解之于府舍圖說全說不論而以信一語信全
說者也苟徒信此一語而不取其全說而推論之則
是言大易之太極與言道家之太極亦何殊之有哉
夫太極之無形吾不言而知之久矣太極之有理吾
不言而知之尤久矣若太極之動靜吾烏乎知之是
太極之不可以動靜言也有固然者也然吾安得以
其不可以動靜言而不言姑即其言動言靜者言之
太極何時而動非靜而何以知其動且太極既動何

時爲動極而靜太極既靜又何時爲靜之極而復動
吾烏乎知之紫陽不得已以爲言其實則動又生于
靜作圖說者只得先從動上說起代爲解之夫太極
可從動說起又何不可從靜說起而作圖說者必鑿
鑿然先從動言之使可先從動說又可先從靜說是
無乎不擬缺者無乎不審衍文也
先從動說必生陽先從靜說必生陰而始有陰陽矣
則未有陰陽之先太極必不動不靜之物也不動不
靜而後可一動一靜不動不靜之物是何物乎作圖
說者何以不先從不動不靜而立說者何耶況未動

之前必靜其靜也早已應生陰矣又何庸動極之後復靜始爲陰所生哉且太極不動時靜也靜則似無所生矣苟有所生何以知必不生陽必動而生陽太極不靜時動也動則似有所生矣苟有所生何以知必不生陰必靜而後生陰是必未有陰陽止有太極時太極合下必不靜而動以動不與陰爲類也故止皆公明諸言陰陽五行歟生陽獨陽不生而有所生是以陽生陽也太極合下爲人所不能言恐未及此又必先動而後靜以靜不與陽爲類也故止生陰獨陰不成而有所生是以陰生陰也夫天下有所生之

○物未嘗不本陰陽二氣而生天地萬物莫不皆然獨太極未有陽而生陽止本陽之動而生不必兼陰之靜而有所生○太極未有陰而生陰止本陰之靜而生不必兼陽之動而有所生○是天地萬物有所生皆以陰陽二氣而始有所生○太極有所生不必兼陰陽二氣而始有所生○動則爲陽而生陽靜則爲陰而生陰而自有所生○紫陽不得已又代爲解曰兩邊生者即是陰根陽陽根陰爲有對從中出者無對以太極從中出而無對不必陽根陰陰根陽太極有不動動則

生陽不必根陰生太極有不靜靜則生陰不必根陽生也夫太極之先以其未有陰陽也必賴太極一動一靜而生之是太極本一而非陰陽非若陰陽本二而有所生今日太極能生陰陽是太極必本有陰陽而後陰陽本是而生矣太極本有陰陽而陰陽本是而生豈非陰陽一太極之說乎又非即太極一陰陽之說乎作圖說者又必且曰太極可言無陰陽而不可言無動靜動者太極動也太極不能無動其不能無動者即太極之陽也靜者太極靜也太極不能無

靜其不能無靜者卽太極之陰也是陰與陽皆太極

○竹○樟○干○層○蝌○出○而○後○見○奇○氣○奇○筆○古○人○然○二

從中出而有所生者也雖曰無對而實有對者也太極之有動靜卽太極之有陰陽必不得謂太極之動自動其所生之陽自陽太極之靜自靜其所生之陰自陰者也故一動一靜陰陽互根之說雖于太極旣有所生之後言之巳于太極未有所生之先不言而有之矣作圖說者亦何所見必如是鑿鑿而言之陽不得巳又代爲解曰太極之動靜非陰陽動靜乃太極之理自爲動靜也夫太極之爲太極聖人不過

言天地之至理耳今乃以理有動靜言是其生陽也以此理之動而生則凡所生之陽其不能無動者皆理動也即所生而爲陽之氣凡有所生不能無動者不必言氣動亦猶之乎言理動可也其生陰也以此理之靜而生則凡所生之陰其不能無靜者皆理靜也即所生而爲陰之氣凡有所生不能無靜者不必言氣靜亦猶之乎言理靜可也夫天下言理之爲理未嘗不可兼動靜而言之天下言氣之爲氣亦未嘗不可兼動靜而言之若以太極之理分動靜即以太

極一動一靜之理分陰陽太極一也陰陽二也一可
作圖說者雖有口何以解之
生二二可歸一矣陰陽可二理亦可二矣理既可二
則太極雖止一太極乎亦不能不爲生陰生陽而可
一亦可二矣嗟乎太極者天地之所爲道也天地之
道一言而盡其爲物不二而巳今太極以生陰生陽
分而爲二太極果陰陽也乎哉陰陽果太極也乎哉
太極果以陰陽可分爲二者哉太極果以生陰生陽
分一而爲二又可合二而爲一者哉嗟乎使太極以
生陰生陰故雖本一而不能不分爲二是天以一太

極分陽地以一太極分陰天地有陰陽二太極矣天地之四時五行為陰為陽有二其為太極亦有二天地之人與萬物死生人鬼為陰為陽有二其為太極亦有二矣夫太極以非陰陽也其極本一極也故以之入于天地四時五行人與萬物死生鬼神陰陽二氣中豈徒分而為二哉即分為十百千萬莫不有太極之理存焉太極亦不得而辭也然可分一太極為十百千萬而言太極不可分一為二而言太極者以天地萬物可十百千萬言太極者止一太極一陰一

陽合二氣而言太極者太極一理陰陽二氣也故陰陽自二而不一太極自一而不二者也紫陽所謂陰陽有對太極無對者也無論太極不可以動靜言卽以動靜言亦不得以理靜理動言況可以動生陽靜生陰而言太極一陰陽陰陽一太極乎黃勉齋云太極非能動靜之物是勉齋猶能本夫子非道弘人之旨立言作圖說者又何所見必以動生陽靜生陰一動一靜互爲其根而鑿鑿言之紫陽不得已猶復代爲解曰太極未動時便是陰陰靜之中自有陽之根

陽動之中自有陰之根靜之所以必動者根乎陽故也動之所以必靜者根乎陰故也雖言太極實言陰陽矣然則太極一而無對陰陽二而有對紫陽旣已言之今其言又若此不過爲圖說陰陽一太極曲爲解耳自不得止以陰陽言言有二以太極兼有陰有陽言又獨言一矣又安得不以太極有二而止爲一極陰陽有二而止爲一氣之說乎故又代爲解曰陰陽只是一氣陰氣流行卽屬陽陽氣凝聚卽屬陰非眞有二物相對也夫一陰一陽明有二物相對而謂

非有二物相對苟如是是天地之陰陽止一氣止一物也男女之陰陽止一氣止一物也人鬼之陰陽止（〇字字句句從〇易外發〇繇不從易〇內發是真能〇說畫〇前之易者〇）一氣止一物也天地不必分陰陽而爲二物男女不必分陰陽而爲二物人鬼不必分陰陽而爲二物天下萬事萬物有對待者皆不必分陰陽爲二氣而止爲一氣不必分陰陽爲二物而爲一物矣聖人作易無在不以陰陽分二氣相對待而立言乃因太極不可以生陰生陽分爲二之故并陰陽二氣亦可以一氣言之是又雖言陰陽實言太極矣此其理爲本大

易四聖人言天道陰陽之理乎不本大易四聖人言天道陰陽之理乎吾不知作圖說者果何所見不顧其理之當與否憑其臆說莫不如耳聞目見鑿鑿然哆口而言之嗟乎太極生兩儀一言孔子爲大易畫陰畫陽言之非爲圖說生陰生陽言之也今濂溪以一動一靜生陰生陽鑿然言之如此是濂溪視太極眞如一物生天地而立乎其上一動一靜以生此陰陽一動一靜以分此陰陽一動一靜生此陰陽分此陰陽以立此天地發明道家有生于無之大旨假令

天地之上眞有太極眞能一動一靜生陰生陽而太極本在陰陽之先本有動靜之理聖人早已言之乃聖人言動靜止從乾坤言動靜未嘗先乾坤而言動靜耶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蓋乾坤之動靜卽太極與爲動靜若太極而言動靜則其動生陽靜生陰非太極與乾坤爲動靜而太極先自爲動靜此老氏道生天地自以爲獨得之說也豈能逾乎大易乾坤動靜之說者哉故其說以動靜互根陰陽分而兩儀

立立兩儀云者猶言立天地也不言天地○而仍言兩儀○其下文亦不言天地○而止言陰陽○借聖人言易書卦畫之兩儀○自言彼生人生物之天地○其終不言天地○止言兩儀者○以吾言天地○不言兩儀○是止從易之太極言太極○不從易之兩儀言兩儀○必有疑之者矣○吾惟言兩儀○不言天地○是從易之太極言太極○可以言無極○從易之兩儀言兩儀○即可以言陰陽○即可以言五行○自必有信之者矣○自此以下○則不復與易之生四象○生八卦相關○而自言彼天地之所生○止言陽

變陰合亦不言天變地合而生水火金木土矣夫濂溪旣爲太極圖說兩儀之下不明四象八卦六十四卦其爲體德名義所以定吉凶生大業者何如太極之理其爲體德名義流行于四象八卦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者何如而今也專言天地生五行夫天地之生五行此如在天之日月在地之山川皆法象中彰明較著之理聖人未嘗不于易書中言之其理具于八卦而未嘗分屬者以兩儀之理分見于八卦或專其一而有之或兼其兩而有之故八卦之中不

獨在地之五行。以及山川泉石。卽在天之日月風雲。雨澤雷電。以及人物鳥獸之類。亦無不該之矣。今兩儀陰陽之下。直接五行。而又爲之圖。爲之說。是此圖說乃濂溪自創生天生地生五行之圖。說於大易本無與者也。故其下直接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是濂溪所爲太極者實生天生地生五行之一物安得謂無太極乎既有五行卽有天地既有天地卽有太極既有太極生此天地五行又安得不有無極生此太極乎

如太極之有極獨無所本而生又安能生陰陽生天
地生五行不至以有極所生生于無極其說有不能
巳者自然之勢也故道藏之書所謂無極生太極太
極稟無極無極爲眞無太極爲妙有無非本老氏復
歸無極之旨而爲此言又道家之習說也况紫陽解
太極動靜謂是太極所乘之機又謂是理搭于氣而
○○○○○○○○○○○○○○○○○○
行是太極動靜巳先有氣矣是氣又在理之先矣是
點 截 ○ ○徐○夫○人○七○
太極生陽氣而爲天太極生陰氣而爲地天地二氣
○首○直○滿○撥○無○不○立○既○剛○錯○之○妙○不○可○言○試○○○
非生于先天有道之氣即生于先天有氣之道矣嗟

乎爲太極圖說止截有太極生兩儀數字自爲太極生天地天地生五行五行生萬物一圖并四象八卦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定吉凶生大業一本太極者無一言及之此可謂大易之太極圖說乎其下又有無極之眞二五之精之說夫太極旣無眞其于何有

何其癡人如是

無而有眞眞有而無亦有矣則無極又不徒以無形而言無且以有理而言有無極猶太極也太極猶無極也又何取乎一極而二其名乎紫陽不得已又代爲之解謂眞之一字卽以太極當之似矣殊不知紫

陽之解無極二字也以太極有而本無作無形二字
不過爲太極言有之註脚耳今首句既已提明此後
凡言太極人雖至愚豈猶有以有形疑太極者而又
必取無極而屢言之是舍太極之爲根底而本有者
不言反指太極之註脚所爲無形者屢呼其名而言
之一則曰太極本無極猶曰太極本無形云爾再則
曰無極之眞猶曰無形之眞云爾吾不知無形是何
物而一如五行本陰陽陰陽本太極者本之吾不知
無形是何理不曰太極之眞必曰無極之眞不曰太

極本無形必曰太極本無極必以無極二字與二氣五行妙合而凝。言之不足。又從而長言之。譬猶不知主人之姓名。借客而知之。既知其爲主人。反舍主人。而以客之姓名爲主人而呼之。又煩後之人。轉展註腳。究於理有未明。自古立言君子。垂訓後世者。未之見也。至言二五之精止爲二氣五行生人生物以明人與萬物之生必本二氣五行二氣五行必本太極太極必本無極自來道藏之書言之垂詞之復千百年遞相祖述而爲說者又何庸濂溪圖說徒衍此數

言以爲言聖人所不言發聖人所未發乎至云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夫主靜之言乃道家大根大本之所在是道家之所爲主而豈吾聖人之所爲主者耶夫恬靜寡欲固聖人之所與也仁者靜從其人而取之定而能靜靜而能安爲知止之功候言之艮之爲卦言止也卽言靜也所謂艮背不獲身行庭不見人者也聖人釋之曰特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以艮之專言靜也聖人猶兼動而言之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大聖賢人莫不

（字字點破一字千鈞）

（破的語）

以主敬為相傳之心法從未有以主靜為心法者二程親從濂溪不從主靜亦止言主敬惟老氏養生存神一以清靜為主其道德諸篇發明斯義而謂濂溪亦有是言是奉何聖人之心法哉即使濂溪獨得靜功亦不應以從古定中正仁義之聖人當之無思無為感而遂通已發未發為中為和或由靜而動或由動而靜天道人事之常理豈有以靜為千聖百王立人極而相傳以為主者乎且靜之為言雖以道言之實兼氣言之非若主敬之專以道言之也敬者兼動

靜而有之靜者離動而有之故敬可該靜靜不可該
（補析至此聖道主是復明）
敬言敬則不獨靜不得爲主動亦不得爲主言靜則
不獨動不得爲主即敬亦不得爲主靜始有敬動即
無敬矣靜始有主動即無主矣此老氏兼氣言道之
說又不可不知者也其下即言聖人主靜與天地日
月四時鬼神合德即言陰陽剛柔仁義立三極之道
亦何暇顧其所稱引與主靜之意旨相合與否不過
截取大易之成言而敷衍之耳余嘗取其說而推論
之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所主何靜而謂與天地合德

乎寒暑歲月運行不息所主何靜而謂與日月四時合其明與序乎二氣良能參贊變化所主何靜而謂與鬼神合吉凶乎推之天道陰陽有動而有靜地道柔剛有動而有靜人道仁義有動而有靜何嘗舍動而專以靜爲主而後三極之道始立者乎是其言爲大易之言而其旨豈大易之旨耶至結之以原始要終死生之說是太極圖說于大易精義微言無一語發明而止取死生之說結之若曰人之生也本太極而生人之死也歸無極而死生死之道其大如是此

老氏淸靜爲敎養氣存神以求生而長生死而不死者共道豈更有出于此圖此說者耶合是圖說觀之止爲道家無極二字無處着落截太極兩儀以已意言天地萬物生死之說借大易成語贅入之故自兩儀立焉以下卽接五行自陰陽五行以下卽接生人生物自天地合德三極之道卽結以死生之說推之道家主靜之聖人能原始反終無生無死復歸于無極而已矣嗟乎使如是之圖之說而可發明孔子太極未發之圖之說雖揚雄以下各自有圖王弼以下

各自有說穿鑿附會其繆妄固多未有若此圖此說之繆妄爲尤甚也嗚呼昔者聖人學易自言加我數年其贊易也至于韋編三絕四聖人所成一書秦火獨留漢唐宋諸儒玩之味之而莫能窮探之索之而莫能盡今圖說止于勦襲易書數語特爲無極二字欲冠太極之上又無一言發明所以冠之之義推其創圖之意不過謂儒書亦言太極生兩儀庶幾天下之人尊而信之不敢斥而外之以信儒書者信吾道而已矣嗚呼濂溪而爲是圖說猶得爲聖人之徒哉

自二陸與紫陽辨難其後論說紛紛止爭無極二字於圖說槃未及也故紫陽無形有理一言出而諸儒之氣不復再鼓矣桂山從圖說全篇逐節抉摘其外繆妙意微言得心應手絡繹奔赴無一字剩義而堂堂之陣正正之旗絕非偏師間道以取勝者真可謂義理爛熟胸中言語妙絕腕下

太極圖說辨說論十五

或曰濂溪理學爲宋儒稱首生平著書無多紫陽稱其聞道甚早二程子師事之每教人尋孔顏樂處諸儒望其肩背亦罕矣惟創此圖說加無極于太極之上以聖人之徒明聖人之道卽一事一理至有無相反亦未易輕言況于大易太極之說乎且聖人一無我之人也太極宜加無極聖人未及加濂溪千百年後從而加之起予助我之嘆聖人嘉與門人小子者何如聖人往矣後之人相踰于聖人言外之旨從而

歎美之是亦聖人之歎美之也今濂溪爲此圖說未
眞平心靜氣之論非從事大賢之門不能道隻字
嘗一語使人知太極之上加無極之故卽不然通書
數十篇中一爲發明其意旨無論與紫陽釋圖說相
合與否讀者曉然于其意旨所在尊而信之雖謂前
聖後聖同條共貫可也乃絕無一語及之及圖說旣
傳論難蜂起紫陽力爲排解如衆射之鵠的雖披襟
而受之亦何益之有哉甚矣濂溪理學稱首登於聖
道一閒未達爲此圖說滋後人以二氏流傳爲口實
亦豈得爲醇儒也哉余曰非然也圖說非濂溪所作

也○象山兄弟嘗疑之謂其與通書不類或其學未成時所作或傳他人之文紫陽註濂溪集有武當祈寬稱先生指畫圖象口授二程未嘗有書又云二程受此圖說亦未嘗示人張欽夫以書問其故紫陽答以無有能傳受之者于時諸儒論說紛紛左顧右盼卒無以有極言有如何不可加無極無極言無如何不可加有極有極言有如何爲理之必有無極言無如何爲理之必無溯本窮源抉摘其說而大正之者徒以圖說出自濂溪故也而不知圖說非濂溪所作也

今試推而論之如謂濂溪爲易之太極而作大易中窮理盡性至命天人一貫之精義以太極之有通諸兩儀四象八卦六十四卦一一發揮之猶恐莫能本有極而盡其蘊何暇反原太極之本無特加無極于其上而說之將以明老氏之無耶將以明釋氏之無耶與聖人言太易之有極又何與耶此可知濂溪之

師疑濂溪故破必不作此圖說讀得透徹心斯眞如佛圖澄剖腹洗腸絲毫淨盡方能出於淤泥

必不爲也如截去易字不言易之太極而言生陰生陽生天地萬物之太極不過問萬物之所生必曰生於陰陽五行問陰陽五行之所生必曰生于天地問

天地之所生必曰生于太極問太極之所生必曰生于無極是本老氏之旨爲圖說以明有生于無耳與大易又何與濂溪必指爲聖人不言而吾能言之吾又以知濂溪之必不爲也若止于紫陽無形而有理一言則此圖此說直太極之贅疣而已矣蓋太極本有理而言有不以不言無形而太極下等於陰陽太極本無形而不言無不以止言有理而太極不爲體於天地使濂溪加無極而別有意義存焉無論其是與非彼欲作之作之可也加無極而別無意義止言

生天地萬物是何性命之原本是何幽深之妙旨多此作不如少此作吾又知濂溪之必不為也且象山兄弟謂其與通書不類余覽通書言誠言聖言道言教言動靜陰陽五行有從易書言有不從易書言無不一本天道而立言即無一不可與太極相通而立言絕無一語以太極先天地動靜為旨者孔言太極生陰陽而立天地乎孔於太極之上取老氏所為無極者漫然加聖人有極之上而說之乎至於濂溪學行莫知師傳所自謂常學於希夷希夷華山道士老

氏之徒也希夷又嘗學於鶴林僧壽涯濂溪亦嘗與胡武平從而學之張南軒之徒溯其淵源所自稱為所本正而取材廣並不以從學二氏為諱是濂溪少時亦以二氏言心言性必有秘密不傳之旨趣其時皆謂圖說出於希夷非臆度之辭可知也况朱內翰進易說有摶以太極圖傳种放放傳穆修修傳周敦頤之說胡五峯通書序亦云然而濂溪從二氏遊胡汲仲晁景迂度正李靖輩人人能言之則濂溪圖說所自來又可不辨而知也蓋二氏之教與吾儒如水

火之不同器五經四子之書求一字可借以入其說必不可得之數也即易以道陰陽合四聖人所成一書止言天道無非發明乾坤至極之理惟易有太極孔子明易之兩儀四象八卦生生不窮所自來與老氏了無交涉老氏之徒讀吾儒之書者謂太極生兩儀一言與彼有生於無道生天地之說相似遂謂儒者亦言生天地之太極既言生天地之太極又安得不言生太極之無極乎又恐從易之兩儀四象八卦六十四卦定吉凶生大業而爲圖說必不合也故截

易有二字止言太極以爲此生天生地之道也天地從道生道必從無生作此圖說託於儒者以爲儒者論天地未嘗不與吾二氏同一旨歸此固二氏鈍根之徒守其師說者不能爲惟二氏桀黠之徒挽吾儒入楊墨卽推楊墨入吾儒以爲三教同歸者所爲也若使鶴林華山之流止爲彼道之有無作圖作說自不僅以無極加太極之上而已也如列子太易未見氣太初始見氣太始初見形太素始見質顯然於太極之上多其名說義類自成一卷之書又何暇論之

雖沉殉萬古欽崇無不立爲昭雪

惟止以無極加太極之上以一而字作轉語以成文使人知吾儒亦嘗先天地而言有極吾所爲太極稟無極無無極生太極者非虛言也而濂溪實學於希夷使其說行正足箝諸儒之口彼攻吾言無者如自攻孔氏而已嗟乎使聖人而言太極生兩儀如圖說所言是孔子亦言道先天地矣孔子而言道先天地是一陰一陽之謂道又後天地而言道矣何以易書十翼中無非本天地而言道乎如言天尊地卑言易與歷舉易書相聯示人桂山明道婆心共苦如此天地準言廣大配天地言天地設位易行乎中言天

一地二言乾坤易之蘊言天地貞觀言乾坤易之門
言廣大悉備兼三才而兩之言乾坤易簡天下之理
得易之卦首首列乾坤序卦終篇必歸天地無一非
乾坤之理即無一非太極之理即無一非有生于有
之理也惟老氏必言有所自生自必言無為所自生
自必言生有之無為有所自生自必言生無之無為
無所自生不歸于無極無無極至空至虛不能已者
聖人推之天上地下無一不言有未嘗一言無以天
下止有有之理必無無之理天下止有一有之理必

無又有一無之理與有之理相生而並存者也此足以明無極之非聖言非聖人之徒所宜圖而宜說者必然之理也且濂溪書本號易通紫陽以太極圖說爲其綱領宜自冠易通之首何以反別爲一冊豈非以無極二字不可混入所著發明聖教之書兄可入四聖人本天明道之易書乎此不獨象山兄弟爲與（快論從來所未有）通書不類即濂溪亦自知不與通書一類別而出之也胡五峯所爲傳自陳摶非其至者祁寬所爲口授二程並未有書其言豈無據而云然哉

前篇將圖說字字抉摘其虛誕絕非發明性命本原眞令羊質虎皮見豺而慄矣不再將無極二字搜剔淨盡必有謂此二字中有無窮義藴無人體會猶得奉濂溪而隱其詭秘之說今一一引據論辨至堅至確非徒爲濂溪解脫實爲太極二字獨存大易一書此後誰復敢肆無忌憚而干犯之者哉古今明道之書此爲稱首

太極圖說辨圖論十六

或曰其說如是其圖亦可知矣可得而聞與余曰吾於其說而知非濂溪所作若更從其圖而推論之其是非更有較然者矣吾友蕭山毛子大可嘗考其圖一一剖析之其言曰太極無所爲圖也即張南軒所謂太極不可爲圖杜黃中云太極無形圖於何有者是也其一大圈之下又有一圈大小層爻相合一小圈爲三輪者乃後漢魏伯陽參同契書水火匡廓圖其下五行分布一圖亦參同契三五至精圖也其辨

三輪旣非兩儀又非四象乃坎離二卦也其辨三五
是分五行爲三五與圖說二五迥乎不同也又考其
圖在隋唐閒道士作眞元品者竊取入品中爲太極
先天圖唐玄宗爲製序有無極太上靈寶天尊語及
南宋紹興閒朱內翰震所進圖卽此圖也圖後有註
云此圖卽周敦頤所傳是其圖在隋唐時巳有而摶
又竊取之也其辨析爲最詳由是觀之圖非爲大易
而作乃道家所自作以明無極太極之旨者也至其
所爲無極太極者老氏之徒若莊子所稱在太極之

先而不爲高淮南子所爲引類于太極之上皆道家言太極之本也老子有復歸嬰兒復歸無極莊子有入無窮之門遊無極之野列子有物之終始初無極也又有有則有極無則無極無極之外復無無極此道家言無極之本也故玄宗直以無極寶號爲神之至尊而唐圭山僧禪源詮集亦載太易五重運轉乃至太極語唐僧杜順華嚴演義有云以五大言之太極爲終一陰一陽之謂道道者何無之稱也必有之用極而無之功顯此二氏言無極之本即二氏牽引

大易言無極太極之本也至儒家本老氏而寓無極之旨者亦有之矣如緯書乃漢世陋儒雜引諸史小說最爲不經中有太易至太極爲五運乾坤鑿度云太易無也太極有也而汲冢僞造書有正人莫如有極道天莫如無極王輔嗣說多引老氏易緯書其註有云有必始于無故太極生兩儀太極者無稱之稱不可得而名此又儒者本老氏言太極無極之所由來也然輔嗣有其說而無其圖惟道家有其圖又爲之說道家有圖說亦止圖其所爲圖說其所爲說與

儒者無與也卽儒家言老氏者前如莊列後如輔嗣多根本其說未嘗牽引其圖與大易河圖混雜而言之陳摶老氏之徒也讀吾儒之書不明吾儒之道者也惟其讀吾儒之書故其言論多爲有宋諸儒所稱許而師事之惟其不能明吾儒之道究不能逃楊入儒反以吾儒所不屑言不屑爲者一似吾儒尚有所未足也創爲圖說以無極加太極之上謂吾儒一間未達止此耳然使摶自以其圖說傳則亦猶夫道藏中一卷之書而已惟託儒者以傳又託大易言太極

而以陰陽五行生天生人勳襲易書成言而傳之孔子吾師之弟子其言不益信乎且夫大易之有圖憑龍馬點畫而出伏羲則之以畫卦卦與圖其類與不類原不可知今惟本伏羲卦畫以一陰一陽爲兩儀老少陰陽爲四象又爻第加而爲八卦因而重之爲六十四卦至于河圖點爻流傳至周列在東序比于傳國典冊漢唐以來已失其傳雖稱引河圖無點畫可憑者也惟大易天一至地十其數五十有五成變化而行鬼神可爲言河圖之所本亦以其數之理一

出于自然而不可易也故以其數衍為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以揲蓍求卦乾坤之策至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明天地以內之事而道在其中即太極之理在其中也又安有兩儀之上別有道名太極者又安有兩儀四象八卦因重之上又加一圈名為太極圖者其加一圈于兩儀之上謂之太極而為之圖加一畫于兩儀之下謂之太極而為之圖者皆後儒因易有太極一言而加之者也兀可明以太極立名為之圖說圖太極不圖兩儀不圖四象八卦六十四卦此

其爲圖本伏羲爲之乎本文王周公爲之乎本孔子而爲之乎則是一圈而不不及兩儀但借水火匡廓圖以該四象借三五至精圖以該八卦借生男生女生萬物圖以該六十四卦其大旨不過借太極加無極二字而已其大旨不過道家生天生地生萬物一（如見數百年前言之）圖綴以太易成言數條以爲儒家無極太極之說而已矣且考之宋元人言易輒自爲一圖鈎深抉隱變怪百出如蔡季通自然圖以迄劉長民鈎隱圖黃季真會通圖王秋山緝說圖楊鼎卿古註圖胡玉齋啟

蒙圖洪容齋兩儀圖張仲純易圖闕丘逢辰圖熊任重集成圖李蒙齋王湜各有學易圖吳草廬纂言圖鮑天章發微圖及胡雲峯圖大都本陰陽發明易理不離大傳近是從未有止摘易有太極止言生陰陽生天地生五行生萬物綴以大易成語數條如陳摶所授太極圖者是此一圖于大易一書亦止發明天施地生四字而已況所言動靜非乾坤之動靜乃太極之動靜所言陰陽非天地自然之陰陽乃太極所生之陰陽是無極而太極從爲彼道家有生于無立

圖立說況言無極而不言加無極止爲太極立說豈天地之陰陽五行於卦畫中何處不可見而必指爲太極一一所生而圖之說之哉且羲皇于無易之先見河圖而畫卦以兩儀四象八卦使無形爲有形一一有名有象以示人今作圖說者反于兩儀之陰陽八卦之五行畫如列眉者復圖太極說無極使天地陰陽五行更舍有形而反於無形求之以至言虛言無賫其論說猶有所未足也又從而一一圖之不過使村夫愚婦三尺童子見此圖者知此爲太極一動

一靜所生之陰陽所生之五行一動一靜所生之男女所生之萬物一如親見太極之所生即一如親見無極之所生而後無極太極如示諸掌吾豈令人以吾為無徵之言者耶此二氏好為圖象示人之所為有宋諸儒以其託于濂溪也從而附和之假使其圖真出于濂溪猶當廢而黜之況其為竊取參同契之圖而贅附其說者哉或曰然則參同契諸圖止道家脩煉之術與大易絕無與者耶余曰固也參同契一書以坎離水火為抽塡紫陽會為註而稱道之其坎

離水火雖與大易相通然可使參同契與易通而易〇孫〇必〇破〇彷〇使〇人〇一〇字〇不〇可〇增〇損〇之太極陰陽則不與其書相通而爲言者也蓋聖人之言太極言陰陽其于窮理盡性至命天與人一以貫之非術數小道託附陰陽可得而混淆之也紫陽云邵子先天圖傳自希夷希夷又有所傳方士技術用以修煉陰陽參同契是其源流也崑山歸震川易圖論云伏羲畫八卦盡天地萬物之理苟以一說求之無所不通故雖陰陽小數納甲飛伏坎離填補占卜隻耦之類人人皆自以爲易人人皆可以易言也

其言如此皆非聖人言易設卦觀象繫詞以明之之大旨也辟如聖人言道德而後人之言刑名者亦本（妙喻）道德聖人言性命而後人之言有性善言有性惡者亦本性命究與聖人言道德性命可以貫而通之否耶昔河之出圖也即以今所傳之點次觀之自非天生羲皇聖人亦安知此爲一陰一陽所自起推而衍之極之六十四卦乎使止此一圖所衍而傳之亦不過大衍揲蓍求卦之法而已自非天生文周聖人又安知乾之必繫以元亨利貞坤之必繫以牝馬安貞

之辭○乾初之必繫以潛龍○坤初之必繫以履霜之辭○使此卦爻辭義○亦止如是而已也○亦不過使揲蓍求卦之人○讀其象爻之辭義○以明吉凶而已○自非天生孔子聖人○釋乾之元亨○釋坤之利貞○有如是無窮之義蘊○釋乾初之潛龍○坤初之履霜○又有如是無窮之義蘊○而且居安樂玩○學之有年○極天地人物○莫窮莫盡之義蘊○性命道德○至精至微之義蘊○幽明死生鬼神○至變至化之義蘊○無不于此六十四卦中○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明之○而于聖百王之大道○靡不該備

于此矣夫四聖人之於易書由圖之點次而有卦畫之文由卦畫之條理而有象爻之辭由象爻之辭而有釋象釋爻十翼之文辭義理如樹木之含苞而吐花而結實至孔子而後雖兩間至幽至奧之旨莫不如日月之昭揭於在天至平至恆之理莫不如江河

此非真能讀十翼潛心真能窮十翼理

之流行於在地其視河圖之點畫八卦之因重直如筌蹄糟粕而已矣假使賢智之徒未讀四聖人之書

未其二字不可得

止援以六十四卦無論其不能繫一詞於卦爻之下雖旣已繫之而後取四聖人之書與讀之有不同埒

井之蛙東海之鱉虩虩然驚規規然恐廢然而返者乎假使有一人焉挾宓皇之所遺周序之所陳向余而詫為至寶者余弗以為寶也余寶易之文辭與寶易之卦畫亦復何殊乎假使有人焉挾黃帝蘭葉朱文之河圖與王充所論河水中自畫之八卦向余而詫為秘笈余不惟不以為秘笈必且斥為漢世陋儒造作無稽以欺愚騃之徒者也余知孔子背言伏羲見圖畫卦而已以伏羲為黃帝既屬不經以圖仰書尤為欺妄不獨余惡其說人人皆得而惡之歸震川

以易書止八卦因重而已即所謂圓圖方圖先天後天圖亦非伏羲文王所作多後世從易書衍而爲圖象相傳邵子所畫之圖耳後之儒者亦力辨河圖淹沒不傳漢唐以來並無其書今所傳諸圖亦後人因大衍之數而爲一六二七上下左右中央以圖之而已又歷考劉放阮逸之徒造作反覆攻擊敗露之故由此觀之圖之有無在數千年前已杳不可考猶幸易書具在圖即亡卦畫釐然完固無恙也後之人有是圖而兩儀四象八卦六十四卦之意義自明即無

是圖而兩儀四象八卦六十四卦之意義豈遂不明哉況如陳摶所授太極一圖穿鑿猾損言陰陽言動靜言天地言五行變方爲圓或三或五與聖人言易有太極了無交涉儼然指爲濂溪所作不從淆亂易書并從古聖人本天言道之大原胥淆亂之矣方陳摶以諸圖授其門人遞相傳述顛倒河洛圖書幾於莫考邵子康節說易以大衍之數爲河圖以伏羲文王八卦六十四卦爲方員先後天諸圖位紫陽註釋聖經知數從大衍爲有本方圓先後天卦圖從繫詞

爲不悖于聖人雖心知邵子所作或別有所傳而取以說易猶爲雅馴其他置而不論震川不取其圖指爲邵子之圖紫陽亦知非邵子所圖郎邵子所取而取之取其圖而不明其人猶太極圖說亦頗疑非濂溪所作以己意釋而傳之也然圖者無言者也從易之卦畫爲圖苟不悖于大傳之文郎非羲文之圖而傳之可也說者有言者也非聖人言易之言并非聖正大之論○一本孔子黜伝○素之旨人明易之理即託羲文周孔尤宜辨而黜之況託于濂溪又明知其所自來而猶爲傳之不可也且方圓

先後天圖與說易雖無意味然卦畫序次繫詞說卦互相交錯本自了然後人圖之存以資蒙訓而已若太極有圖又各一一爲圈以名之直從易外自畫圖形自說圖義并不辨太極宜圖不宜圖太極動靜陰陽宜說不宜說作者不知有何意味漫然而圖之說眞便諸儒張口不能措詞之述者不知有何意味又漫然而釋之傳之余故曰賢智之過也

河圖見于周書漢唐失而不傳道家造作諸圖方圖先後天猶本大易繫詞圖之至太極一圖直于易外創作止爲推本虛無立說是篇反復推敲剖瀝心髓眞千古一字不刊之論

太極圖說授受論十七

或曰濂溪既嘗學于希夷豈不知無極二字道家大旨所存今加之太易太極之上其言動靜陰陽天地萬物所自生又道家尋常立說絕非吾儒別所未聞自應廢而置之乃至與生平著述並傳是圖說即非所自作不無心折其言不欲淹沒以傳于世耶余曰予之推論及此亦非洗垢吹毛而求之也從來賢智之過聖人每抑之與不及等以其于大中正至之道其失則一也自孟子而後漢惟董仲舒學術醇正唐

止一韓愈能明道統所從來有宋諸儒猶以江都潛心大業未窺其全昌黎有用無體殊欠精細比于聖門不及一流蓋宋儒推求理道之精深闡發孔孟之義蘊聚徒講學析義辨疑各出見解爭相矜重其資性高明卓然出羣之輩未免以生平誦習所見所聞大旨亦復如是反若古昔聖賢尚有未發之言不傳之秘必俟後來賢哲之徒深求而得之以濂溪橫渠二程康節諸儒多從二氏探索雖未嘗溺而不返至求有無眞妄之義於意言之表一若疑之一若信之

今無極太極之說濂溪明知孔子從一陰一陽言太極非若老氏生陽生陰生天地言太極又言無極乃存其圖說與通書並傳謂非生平讀二氏之書窮釋老之理猶有致疑于聖人本天言道之旨似有未足（理至之精未有不近人情者）也耶此不獨濂溪爲然也即橫渠亦有淸虛一大虛無窮氣有盡及語道至不能盡則名言亡矣之說康節亦有陰陽求其始天地求其初又言太極無爲之本也太極生兩儀兩儀非天地乃天地之祖之說是其與老氏有物先天生無名天地始所謂太極本無

極者豈有殊耶卽諸儒亦多本有理斯有氣及道生天地之說雖不明立無極之名而究其旨歸未嘗不

（如艮賢洞指見附腑）

至于斯也然則濂溪亦安有疑圖說之非是猶與巳之通書並存而不廢耶二程受其圖說未嘗一言及之近世大傳序如無極太極也一語人固辨其僞增然二程仍有圖說以傳人其引而近之不欲推而遠之未嘗不與濂溪同此意也余因是不能不爲三嘆也今儒者之所學學何人耶亦學孔子而已孔子生平自言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豈聖人必爲自謙之詞

如是耶其他我非生知好古敏求多聞多見擇善而從無非叮嚀告誡以爲讀聖人之書明大道之要苟非篤而信之必不能死而守之亦逆知天下賢智一流必有窮高極深以他人不知而已獨知之其爲害非小也且堯舜至孔子千六七百年聖哲相承文章性命日盛日著孔子生其時天縱神明集千聖百王之大成以明道統于天下苟有見于前聖所未發昔王所未言自著一書自立一說有補于前修有裨于來學亦奚不可其如古今相傳止此一道辟諸日月

之在天。雖欲別懸一象以著其明。江河之行地。雖欲別穿一渠以導其流。而不可得何也。故四子之書自堯舜禹湯文武而外無他稱也自詩書執禮易彖春秋而外無他及也以文武之道即禹湯之道禹湯之道即堯舜之道堯舜之道即天地之道也孔子知不能外堯舜禹湯文武而言道即不能外天地而言道知不能外天地而言道自不能外堯舜禹湯文武而言道若是者何也惟其信之至好之至是以雖欲作而不可得雖欲不述而不可得也嗟乎宋世諸儒有

能信孔子如孔子信堯舜禹湯文武之本天言道者乎其好孔子之書有能如孔子好堯舜禹湯文武之書者乎如其未能是述固可謂述矣而不能如孔子之述可知也作固不敢作矣而不能如孔子之不作可知也由斯以談吾儒不能奉一聖人以爲歸又舍是而他求如有宋諸儒使後之人傳濂溪者必曰其圖嘗授于希夷稱二程者必曰出入于釋老者幾十年贊橫渠者必曰晩逃佛老述康節者必曰陳摶傳李挺李挺傳邵雍以是而參之本天言道言有不言

無之大旨其在若疑若信之間有必然者彼其人非賢知之人而其過獨非賢知之過耶校之董韓諸子以不及少之者相去亦未爲遠也蓋自孔孟之道當其痺塞不明之時諸子百家言霸功而不言王道言刑名而不言道德言性惡而不言性善言義外而不言義內言爲我兼愛而不言成己成物由其偏見小智著書立說以惑當世之人然其時堯舜禹湯文武雖往而典謨訓誥具存究不敢自尊其術自大其人舉昔之大聖賢人而非譏之也惟老莊之徒以其管

窺之小智。欲推極爲我之說以道爲天所從生。以有爲無所自出。稱引黃農以上之君。謂堯舜禹湯文武爲未足。以本天言道而言有爲。不若先天言道而言無爲。爲至極。至佛氏不過西域一出類之人耳。初未嘗得聞中國聖人相傳之道。所謂人倫天德成已成物。與夫天地陰陽。死生一貫之理。自以其私智。謂吾一身。生有盡而死無窮。垢濁陰陽。虛幻天地。求所爲空虛寂滅之界。以自存其神。其說比老氏爲尤精。其教悖吾道爲尤甚。今之儒者。聽其似是實非之言而

惑之究其似眞實妄之理而信之以聖人所罕言者性也命也死生也鬼神也而彼能深言之精言之秘密而言之以聖人所不語不論者天之上地之下神怪變幻或有其事而無其理或無其事并無其理者彼能一一如探賾如索隱無所顧忌而談之遂若聖人言天道而外有所不言而不知聖人之所無足言（言彼既處一緣不移）也一若聖人有所不知而不言者然又若聖人言天言道言有不言無而外有所不發而不知此聖人之所不足發也一若聖人亦有所未喻而不發者然彼

如是言之○人亦如是信之○若是者何也○惟求之聖人
所不言而疑之者○由○其○不○能○求○之○聖○人○所○已○言○而○信○
之○求之聖人所不發而信之者○由○其○不○能○求○之○聖○人○
所○已○發○而○循○信○之○也○是豈二氏之教○與能熒惑吾儒之
○透○微○如○此○
心哉○亦吾儒不能篤信聖人自熒而自惑之耳○

字字真實鍼砭虛無不獨直中二氏膏肓并諸儒
爲所中之膏肓俱中之矣

太極圖說傳示論十八

或曰吾子言賢知之過即起諸儒而面折之似亦無辭以自解矣愚竊謂紫陽之推圖說也謂濂溪師傳莫知所自獨以授二程得孔孟不傳之正統夫孔孟止有已傳之正統又安得有不傳之正統耶且謂義文不言而孔子言之孔子不言而周子言之灼見道體迥出常情勇往直前說人所不敢說本欲推尊周子遂至以孔子亦言義文所不言是止知尊周子者尊孔子不幾以誣周子者并誣孔子耶孔子之繫易

也亦言義文所已言發義文所已發而已未嘗于畫卦繫詞外言所不言發所未發也如以太極二字謂言所不言發所未發則此太極二字必如道家生天生地之太極始足以當之如此以孔子言兩儀四象

可謂詞暢娓娓

八卦而言太極則此太極猶夫孔子言天之為天必

言之不見其複

有命命即天之太極言人之為人必有性性即人之太極言天人事理之必有道道即天人事理之太極也則是太極在大易窮理盡性至命中亦不過人倫天德成己成物幽明死生鬼神至極之理云爾如謂

羲文畫卦繫詞未有太極之名義爲言所不言發所未發則孔子贊易如乾之稱易坤之稱簡元亨利貞之稱四德皆可謂之言所不言發所未發矣且此太極二字雖五經四子書所未有之言而實五經四子言命言性言事理之至極者無不可通之名如書之所爲皇建其有極大學無所不用其極之類是也孔子始舉而言之舉天下之人皆得而喻之耳凡言大易卦爻卜筮之用而及兩儀四象八卦取此二字以表明之猶兩畫不言天地而言兩儀四畫不言老少

陰陽而言四象以故八卦因重不稱八卦六十四卦之至道至理而稱太極極也儀也象也卦也爻也皆從大易名義適類而稱之非別有一太極在兩儀之上可加圈加畫而圖之說之者也今儒者言易之有太極如言天地之有道可也又如言天地生生之道之本可也於兩儀四象八卦六十四卦有何不足而必加無極二字始爲孔子不言之秘而周子言之孔子不傳之秘而周子傳之於大易太極始爲至足而無憾耶甚矣賢知之過窮高極深其失巳如是紫陽

既爲聖人傳巳傳之正統又安得爲聖人傳不傳之正統立說如是較之周程尤爲過矣余曰此其過聖門諸賢亦庸有之蓋諸賢之窮理不至聖人之不惑未必不以其所爲不惑者不能自辨其爲惑未可謂窮理之至也然有聖人折衷之而窮大失歸之患亦罕矣後世諸儒既不得聖人折衷之其窮理也于諸子百家二氏所未窮之理不論其在吾道之內在吾道之外必求所以窮之求之聖人所巳言巳發有所未得必求之聖人所未言未發冀有以得之求之聖

〔眞是論千古〕

人所未言未發而不得不得不於吾道之外仍於諸子百家二氏或去或取而自爲有以得之苟自以爲得之非折衷於聖人而得之惟折衷於吾心而得之雖未嘗不取吾聖人所已言已發而折衷之不必其能通貫之惟吾心自爲通貫之而自以爲不惑焉耳不知其眞不惑耶其爲大惑耶其以諸子百家二氏與聖人異者果異耶其以諸子百家二氏與聖人同者果同耶亦自以所爲折衷而論之說之耳雖賢知之人皆有所不免也故余謂古今從事聖門之徒苟

於天下之事理窮之而不能無惑者於聖人所已言已發求之又於所未言未發求之仍於諸子百家之近似二氏之幽深自以為得者皆無所得者也蓋天下之事理其不能無惑者求之聖人所已言已發而不得必求之聖人所未言未發而得之求之未言未發而不得者莫若仍求聖人有所言何以又若有所不言有所發何以又若有所未發而自有以得之耳以天下之事理聖人所不言不發者無不在聖人已言已發之中尋繹貫通之而無乎不足者也彼諸子

○剛○同○看○必○詞○其○深○非○日○親○者○安○做○餘○容○而○論○

百家二氏莫不能言聖人所未言發聖人所未發者也儒者求其說其不及者之得失去聖人之道猶近其過者之得失去聖人之道彌遠以聖人之所不言不發而諸子百家二氏從而言之發之者無一非聖人之所爲不必言不足發者也此後世諸儒信而好古不能如孔子而反謂五經四子之書尚有不傳之旨不發之秘者皆惑之甚者也然余以孔孟而後其能信而好古反復以求終不踰乎聖人之矩則者亦惟紫陽一人庶幾近之此不可以傳太極圖說與諸

儒槩少之也葢紫陽生平其得力惟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二語故其於五經四子書一如孔子之學易終其身勿之有斁焉惟其於五經四子書信之至好之至凡先輩諸儒學道見諸力行傳之著述如周程張邵亦無不信之好之若通書西銘遺書經世書取而居安樂玩一若先獲我心也於時諸儒其學過紫陽與不及紫陽能如紫陽篤信前人亦不數數見矣或曰紫陽之篤信聖人如此其論太極圖說與象山書往復辨難不已豈非於孔子言易猶未能信之至好

之至之則驗耶余曰非然也無極二字出老莊道藏諸書紫陽豈不知之惟圖說授於濂溪與通書並傳紫陽以信通書者信圖說且太極生兩儀一言諸儒亦多以道生天地立說者天地有也道無也天地之有從道之無生自必以道之生有者自必以道之有又生於無此紫陽不能無內信於心似以其言即聖人所本無其理即二氏所獨有雖加之太極之上非大倍謬也及諸儒辨難不已乃始以無形有理解之是太極之不可加無極亦未嘗不了然於胸中也故

（持極執術多才不失尙論千古隻眼）

其往覆諸書多牽引枝蔓互相披剝而無極二字如何不可加如何不可不加從未剖析到底而其圖其說槩不之及至象山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神無方易無體以無應在有之下不應在有之上舉而辨難之紫陽不復措辭惟無形有理一言當四面之勁敵耳紫陽何以心析此紫陽始則內信於心繼乃外紬於口亦付之無可如何漫以言之不爲多不言不爲少二語存之而已子以紫陽於聖人信而好之猶未足不知紫陽於聖人惟其信而好之與諸儒不同故論難紛紛終歸於

無形有理言不爲多不言不爲少數語非徒自解亦爲濂溪解也迄宋元明以來莫不從其說以爲旨歸苟非紫陽力爲排解引歸近正其不以濂溪爲希夷之徒者幾希矣然余嘗謂論人必論其世紫陽爲圖說排解不遺餘力者亦其所當之世若有憂時慮患之意存焉而不能已者乎紫陽歷仕四朝前有王淮後有韓侂胄邪正相持勢不兩立陳賈請禁僞學於前劉㣧胡紘劉德秀輩請禁僞學於後語錄諸書盡行毀廢除官取士明註不是僞學於奏狀所謂喫菜

事魔較崇寧論明道禁所著書爲尤甚濂溪爲道學稱首一遭小人指摘不獨紫陽從遊門人故友被其害而已此未必非紫陽所隱憂而於圖說雖守死爭之有所不惜也耶且不特濂溪爲然也如張子西銘論仁程氏遺書論性邵子經世論象數之類其於孔孟之道互有參差紫陽與時賢辨難必委曲護持引歸於正而後已其委曲護持者未及參賜一貫聞道之人其引歸於正者猶及游夏篤信能守之人分量所至不能欺人亦不能自欺也然推原諸儒發論著

書各抒已見之本旨未嘗不以爲言聖人所不言發聖人所未發紫陽亦自以不能過前人無一不爲之註解而傳之與註解太極圖說其用心亦豈有二哉此又嘗於紫陽篤信聖人外參觀而始得者也紫陽亦自謂始於太極西銘二解未嘗敢出以示人近見儒者多議兩書之失因出此解示學徒以廣其傳然則紫陽因人論其失自爲解以正之冀免於人之訾議其用心亦良苦矣若濂溪通書又誰得而訾議之論至此眞得不[illegible][illegible]穩滿快雖訾議其圖說者終不能訾議其通書又何庸紫陽

爲之解示與免人議其失而已耶
剖析賢知之過瑕瑜不掩毫髮無隱桂山惟平心
靜氣以衡之覺朱陸異同我見未除未免訴評之
病